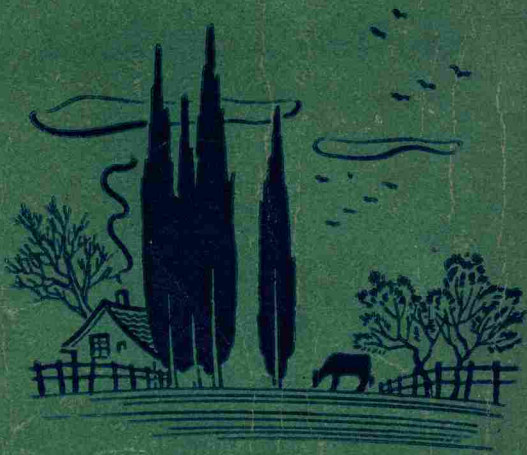


活生的申村



村中的生活

· 著等玲丁 ·

文藝新叢



正氣書局刊行

文藝新叢

村中的生活

全書一冊 定價本基

著作者 丁玲等

編輯者 歐陽鳳

出版者 正氣書局

發行者 正氣書局

上海山東中路

二〇九號二樓

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 有編選權 • 不准翻印 •

村中的生活 目次

我在霞村的時候……(丁玲)……	一
困頓……(王西彥)……	二二
千家村……(魯彥)……	四二
憤怒……(田濤)……	五四
離婚……(蔣牧良)……	七六
賽會……(茅盾)……	一〇六
廢園外……(巴金)……	一二三

文藝
新叢

村中的生活

丁玲等著

我在霞村的時候

丁玲

因為政治部太嘈雜，莫俞同志決定要把我送到鄰村去暫住。實際我的身體已經復元了，不過既然有安靜的地方暫時休養，趁這機會整理一下近三月來的筆記，覺得也很好。我便答應了他到離三十里地的霞村去住兩個星期。

我沒有騎馬去，同走的是宣傳科的一位女同志，她大約有些工作，但她不是個好說話的人，所以一路顯得很寂寞，加上她是一個改組派的腳，我的精神也不大好，我們上午就出發，可是太陽快下山了，我們才到達目的地。

遠遠看這村子，也同其他村子差不多，但我知道的，這村子裏還有一個未被毀去的建築得很美麗的天主教堂，和一個小小的松林，而我就將住在靠山的松林裏，這地方就直望到教堂的。雖說我還沒有看見教堂，但我已經看到那山邊的幾排整齊的窯洞，以及窯洞上的一大塊綠色的樹葉，和繞在村子外邊的大路上的柳林，我意識到我很滿意這村子的。

「可以說已經到了，讓我們再休息一會兒走吧，你說好麼？」我時時擔心着我的女伴的腳。

「不，我們不要再休息了，你看天，我們還要找行李呢，不知道他們已經替我們搗到沒有。」

從我的女伴口裏，我對這村子的認識是很熱鬧的，但當我們走進村口時，我却連一個小孩子，一隻狗也沒有碰到，只是幾片枯葉輕輕的被風捲起，飛不多遠又墜下來了。

「這裏從前是小學堂，自從去年鬼子來後就打毀了，你看那邊台階，那是一個很大的教室呢。」
阿桂（我的女伴）告訴我，她顯得有些激動，不像白天的沉默了。他接着又指着一個空空的大院子：「一年半前這裏可熱鬧呢，那些軍官們天天晚飯後就在這裏打球。」

她又急起來了：「怎麼今天這裏沒有人呢？我們還是先到村公所去，還是到山上去呢！我說先到一個地方去問問，再上山。儘管山上我也熟，先問清總是好的。唉，行李也不知搗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倒不要緊，就怕你怕。」

村公所大門牆上，貼了很多白紙條，上面寫着××會辦事處，××會霞村分會……但我們到了裏邊，却靜悄悄的，找不到一個人，幾張橫七豎八的桌子空空的擺在那裏，却匆匆的跑來一個人，他看了一看我，似乎想問什麼，却又把話咽下去了，還想不停的往外跑，但被我們把他留下了。

他只好連連的答應我們：「我們的人麼，都到村西口去了，行李，唔，是有行李，老早就抬到山上了，是劉二媽家裏。」於是他站住了打量着我們。

我們知道他是農教會的人之後，便要求他陪同我們一道上山去。並且要他把我寫給這邊一個同志的條子送去。

他答應了替我送條子，却不肯陪我們，而且顯得有點不耐煩的樣子，把我們丟下便獨自跑走了。街上也是靜悄悄的，有幾家在關門，有幾家在開着，裏邊却又黑漆漆的，我們想走上前去問，却又不如何問起。幸好阿桂對於這村子還熟，她便引導着我走上山去，這時已經在黑下來了，冬天的陽光，是下去得快的。

山不高，沿着山脚上去，錯錯落落有很多石砌的窰洞，也常有人站在空坪上眺望着。阿桂明知沒有到，但一碰着人就要問：

「劉二媽的家，這樣走的麼？」劉二媽的家還有多遠？」請你告訴我怎樣到劉二媽的家裏？」或是問：「你看見有行李送到劉二媽家去過麼？」劉二媽在家麼？」

回答總是使我們滿意的，這些滿意的回答一直把我們送到最遠的，最高的劉家院子裏，兩隻小狗最先走出來歡迎我們。

接着便有人出來問了，一聽說是我，便又出來了兩個人，他們掌着燈把我們送到一個靠右的窰洞裏，這窰洞裏面很空，靠窗的炕上堆得有我的舖蓋捲和一口小皮箱。還有阿桂的一條被子。

她們裏面有認識阿桂的，拉着她的手問長問短，後來他們便都走出去了，把我一個人留在這屋子裏。我只好整理着舖蓋，心裏有些悶。然而到我剛要躺下的時候，她們又湧進來了。有一個青年媳婦托着一缸麵條，阿桂和劉二媽和另外一個小姑娘拿着碗、筷和一碟子葱同辣椒，小姑娘又捧來一盆燃得紅紅的火。

她們殷勤的督促着我吃麵，也摸着我的兩手，兩臂。劉二媽和那媳婦也都坐上炕來了，她們露出一種神祕的神氣，又接着談講着她們適才所談到的一個問題。我先還以為她們所詫異的是我，慢慢我覺到我的來往並未能使她們感覺到如何神奇的趣味，她只熱心於一點，那就是她們談話的內容。我不願做出太好打聽的樣子，所以也不問她們，但只無頭無尾的聽見幾句，却也弄不清，尤其以劉二媽說話之中，常常要把聲音壓低，像怕什麼人聽見似的那麼耳語着，阿桂已經完全不是同一道走路的阿桂了，她彷彿滿能幹似的，很愛說話，而且也能聽人說話的樣子，她表現出很能把住別人說話的中心意思。另外兩人不大說什麼，不時也補充一兩句，却那末聚精會神的聽着，深怕遺漏去一個字似的。

忽然院子裏發生一陣嘈雜的聲音，不知有多少人在同時說話，也不知道闖進了多少人來。劉二媽幾人慌慌張張的都爬下炕去往外跑，我也莫明其妙的跟着跑到外邊去看。這時院子裏實在完全黑了，有兩個紙糊的紅燈籠在人叢中搖幌。我擠到人堆裏去瞧，什麼也看不見，他們也是無所謂的在擠着而已。他們都想說什麼，都又不說。只聽見一些極簡單的對話，而這些對話只有更把人弄糊塗的：

「玉娃，你也來了麼？」

「看見沒有？」

「看見了，我有些怕。」

「怕什麼，不也是人麼，更標緻了呢。」

我開始總以為是誰家要娶新娘子了，他們却答應我却不是的，我又以為是俘虜，却還不是的。我跟着人走到中間的窰門口，却見窰裏擠得滿滿的是人，而且烟霧沉沉的看不清，我只好又退出來。人似乎也在慢慢的退去了，院子裏空曠了許多。

我不能睡去，便在燈底下又整理着小箱子，翻着那些練習簿、相片和削着幾枝鉛筆。我顯得有些疲乏，却又感覺着一種新的生活要到來以前的那種昂奮。我分配着我的時間，我要從明天起便遵守着規定下來的生活次序，這時却有一個男人嗓子在門外響起了：

「還沒有睡麼？××同志。」

還沒有等到我的答應，這人便進來了，是一個二十歲的還文雅的鄉下人。

「莫主任的信我老早就看到了，這地方還比較安靜，一切事情我都拜托劉二媽，你要什麼儘管問她。莫主任說你要在這裏住兩個星期，不過若是住得還好時，就多住一陣也不要緊。我就住在鄰院，下邊的那幾個窰，有事就叫這裏的人找我。」

他不肯上炕來坐，底下又沒有凳子，我便也跳下炕去：

「呵，你就是馬同志，我給你的一個條子收到麼？請坐下來談談吧。」

我知道他正在這村子上負點責，是一個未畢業的初中學生。

「他們告訴我，你寫了很多書，可惜我這裏沒有買，我都沒有見到。」他望了望炕上開着口的小箱子。

我們話題一轉到這裏的學習情形時，他便又說：「等你休息幾天後，我們一定請你做一個報告；羣衆的也好，訓練班的也好，總之，你一定得幫助我們，我們這裏最難的工作便是『文化娛樂。』」

像這樣的青年人我在前方看了很多很多，當剛剛接觸他們的時候常常感到驚訝，覺得這些同自己有一點距離的青年們都實在變得很快，不過一多了，也就失去了追求了解他們的熱心了。所以我便又把話拉回來。

「剛才，他們發生了什麼事麼？」

「劉大媽的女兒貞貞回來了。想不到她才是英雄呢。」即刻我感到在他的眼睛裏曾多了一樣東西，那裏面放射着愉悅的，熱情的光輝。

我正要問下去時，他却又加上說明了：「她是從日本那裏回來的，她已經在那裏幹了一年多了。」

「呵！我不禁也驚叫起來了。」

他安排再告訴我一些什麼時，外邊有人在叫他了，他只好對我說明天他一定叫貞貞來找我。而且他還提起我注意似的，說貞貞那裏「材料」一定很多的。

很晚阿桂才回來睡，她躺到床上老是翻來覆去的睡不着，不住的唉聲嘆氣。我雖說已經疲倦到極點了，仍希望她能告訴我一些關於今晚上的事情。

「不，××同志我不能說，我真難受，我明天告訴你吧。呵！我們女人真作孽呀！」於是她把被蒙着

頭，動也不動，也再沒有嘆息。我不知道她什麼時候才睡着的。

第二天一早我便到屋外去散步，不覺得就走到村子底下去了。我走進了一家雜貨舖，一方面是休息，一方面買了他們很多棗子，是打算送給劉二媽家裏煮稀飯吃的。我請他們派個人幫我拿棗子同我一道回去，那雜貨舖老板聽我說住在劉二媽家裏，便眨着那雙小眼睛，有趣的低聲問我道：

「她那姪女兒你看見了麼？聽說病得連鼻子也沒有了，那是給鬼子糟蹋的呀。」他又換轉臉去朝站在櫃台裏邊門口的他的老婆說：「虧她有面目回家來，真是她爹劉福生的報應。」

「那娃兒向來就風風雪雪的，你沒有看見她早前就在街上浪來浪去，她不是同夏大寶打得火熱麼？不是夏大寶窮，他不老早就嫁給他了麼？」那老婆子拉着衣角走了出來。

「謠言可多呢。」他轉過面來搶着又說。這次他的眼睛已不再眨動了，却做出一付正經的樣子：「聽說起碼一百個男人總睡過，還做了日本官太太，這種缺德的婆娘，是不該讓她回來的。」

我忍住了氣，因為不願同他吵，就走出來了，我並沒有再看他，但我感覺得他又眨着那小眼睛很得意的望着我的背影。

走到天主堂轉角的地方，又聽到有兩個打水的婦人在談着，一個說：

「還找過陸神父，一定要做姑姑，陸神父問她理由，她不說，只哭，知道那裏邊鬧的什麼把戲。現在呢，弄得比破鞋還不如……」

另一個便又說：「昨天他們告訴我，說走路來一跛一跛的，唉，怎麼好意思見人！」

「有人告訴我，說她手上還戴得有金戒子，是鬼子送的哪！」

「說是還到大同去過，很遠的，見過一些世面，鬼子話也會說哪。」……

這散步於我是不愉快的，我便走回家來了。這時阿桂已不在家，我就獨自坐在窯洞裏讀一本小冊子。

我把眼睛從書上抬起來，就看見站在旁邊的兩個糧食簍子，那大約很有歷史的吧，它的顏色同牆壁一般黑，我把一塊活動的窗戶紙掀開，就看見一片灰色的天（已經不是昨天來時的天氣了）和一片掃得很乾淨的土地，從那地的盡頭上，伸出幾株枯枝的樹，疎疎朗朗的劃在那死寂的鉛色的天上。

院子裏簡直沒有什麼人走動。

我又把小箱子打開，取出紙筆來寫了兩封信。怎麼阿桂還沒回來呢？我忘記她是有工作的，而且我以為她是將與我住下去似的了。

冬天本來是很短的，但這時我却以為它比夏天的日子還長呢。

後來我看見那小姑娘出來了，於是跳下炕去到門外去招呼她，但她只望着我笑了一笑，便跑到另外一個窯洞去了。我在院子裏走了兩個圈，看見一個蒼鷹飛到教堂的樹林子裏邊去了。那院子裏有很多大樹。

我又在院子裏走起來，我走到靠右邊的盡頭處，我聽見有哭泣的聲音，是一個女人，而且在壓抑住自己，時時都在擤鼻涕。

我努力的排遣自己，思索着這次來的目的和計劃，我一定要好好休養。而且按着自己規定的時間去生活，於是我又回到房子裏來了，既然不能睡，而看筆記又是那麼無聊呵！

幸好不久之後，劉二媽來看我了，她一進來，那小姑娘跟着也來了，後來那媳婦也來了。她們便都坐到我的炕上，圍着一個小火盆。那小姑娘便檢閱着那小方炕桌上的我的用具。

「那時誰也顧不到誰，」劉二媽述說着一年半前鬼子打到霞村來的事：「咱們住在山上好些，跑得快，村底下的人家有好些都沒有跑走，也是命定下的，早不早遲不遲，這天咱們家的真真却跑到天主堂去了，後來才知道她是找那個外國神父要做姑姑去的，爲的也是風聲不好，她爹正在替她講親事，是西柳村的一家米舖的小老板，年紀快三十了，填房，家道厚實，咱們都說好，就只真真自己不願意，她向着她爹哭過，別的事她爹都能依她，就只這件事老頭子不讓，咱們老大又沒兒，總企望把女兒許個好人家，誰知道真真却賭氣跑下天主堂去了，就那一忽兒，落在火坑了哪，您說做娘老子的怎不傷心……」

「哭的是她的娘麼？」

「就是她娘。」

「你的姪女兒呢？」

「姪女兒麼，到底是年輕人，昨天回來哭一場，今天又歡天喜地到會上去了，才十八歲呢。」

「聽說做過日本人太太，真的麼？」

「這就又難說了，咱也摸不清，謠言自然是多得很，病是已經弄上身了，到那種地方，還保得住乾淨麼？小老板的那頭親事，還不吹了，誰還肯要鬼子用過的女人的確確是有病，昨天晚上她自己也就說了他這一跑，真變了，她說起鬼子來就像說到家常便飯似的。才十八歲呢，已經一點也不害羞了。」

「夏大寶今天還來過呢，娘！」那媳婦悄聲的說着，又用着探問的眼睛望着二媽。

「夏大寶是誰呢？」

「是村底下磨房裏的一個小伙計，早先小的時候同咱們貞貞同過一年學，兩個要好得很，可是他家窮，就連咱們家也不如，他正經也不敢怎樣的，偏偏咱們貞貞癡心癡意，總要去纏着他，一弄又怪了他；要去做姑姑也還不是爲了他！自從貞貞給日本鬼子去後，他倒常來看看咱們老大兩口子，起先咱們老爹一見他就氣，有時罵了他，他也不說什麼，罵走了第二次又來，倒是一個有良心的孩子，現在在白衛隊當一個小排長呢。他今天又來了，好像向咱們大媽求親來着呢，只聽見她哭，後來他也哭着走了。」

「他知不知道你姪女兒的情形呢？」

「怎會不知道，這村子裏就沒有人不清楚，全比咱們自己還清楚呢。」

「娘，人都說夏大寶是個壞子呢。」

「唔，這孩子總算有良心，咱是願意這頭親事的。自從鬼子來後，誰是有錢的人呢，看老大兩口子的口氣，也是答應的。唉！要不是這孩子，誰肯來要呢，莫說有病，名聲就實在夠受了。」

「就是那個穿深藍色短棉襖，帶一頂古銅色翻邊氈帽的。」小姑娘閃着好奇的眼光，似乎也很了解這回事。

在我記憶裏出現了這樣一個人影，是今天清晨我動身出外散步的時候，我看見這末一個年青的小夥子，有着一副很精伶也很忠厚的面孔，他站在我們院子外邊，却又並不打算走進來的樣子。約莫當我回家時，又看他從後邊的松林裏走出來，我只以為是這院子裏的人或鄰院的人，我那時並沒有很注意他，現在想起來，倒覺得的確是一個短小精幹很不壞的孩子。

我的休養計劃是怕不能完成了，爲什麼我的思緒這樣的亂，我並不着急於要見什麼人，但我幻想中的故事是不斷的增加着。

阿桂現着一付很明白我的神氣，望着我笑了一下便走出去了。

我又明白她的意思，於是來回在炕上忙碌了一番，覺得我們的舖燈、火都明亮了許多，我剛把茶缸子去攔在火上的時候，果然阿桂已經又回到門口了，我聽得是她後邊還跟得有人。

「有客人來了，××同志！」阿桂還沒有說完，便聽見另外一個聲音撲哧一笑「嘻……」

在房門口我握住了這並不熟識的人的手了。她的手滾燙，使我不能不略微吃驚。她跟着阿桂爬

上炕去時，在她的背上，沉沉的垂着一條長辮。

這間使我感到非常沉悶的窰洞，在這新來者的眼裏，却很新鮮似的，她拿着滿有興緻的眼光環繞的探視着。她身子稍稍向後仰的坐在我的對面，兩手分開撐住她坐的鋪蓋上，並不打算說什麼話似的，最後便把眼光安詳的落在我的臉上了。陰影把她的眼睛畫得很長，下巴很尖。雖是很濃厚的陰影之下的眼睛，那眼珠却被燈光和火光照得很明亮，就像兩扇在夏天的野外屋宇裏的洞開的窗子，是那麼坦白，沒有塵垢。

我也不知道如何來開始我們的談話，怎麼能不碰着她的傷口，不會損壞到她的自尊心呢？我便先從缸子裏倒了一杯已經熱了的茶。

「你是南方人吧？我猜你是的，你不像咱們省裏的人，」倒是真真先說了。

「你見過很多南方人嗎？」我想最好隨她高興說什麼我就跟着說什麼。

「不，」她搖着頭，仍舊釘着我瞧，「我只看見幾個，總是有些不同。我喜歡你們那裏人，南方的女人都能唸很多很多的書，不像咱們，我願意跟你學，你教我好嗎？」

我答應她之後，忽的她又說了：「日本的女人也都會唸很多很多書；那些鬼子兵都藏得有幾封寫得漂亮的信。有的是他們的婆姨的，有的是相好的，也有不認識的姑娘們寫信給他們，還夾上一張照片，寫了好些肉麻的話，真怪，怎麼她們那末喜歡打仗、喜歡當兵的人，也不知道她們是不是真心，總哄得那些鬼子當寶貝似的揣在懷裏。」

「聽說你會說日本話，是麼？」

在她臉上輕微的閃露了一下羞澀的顏色，接着又很坦然的說下去，「時間太久了，跑來跑去一年多，多少就會了一點兒，懂得他們說話有很多好處。」

「你跟着他們跑了很多地方嗎？」

「並不是老跟着一個隊伍跑的，人家總以為我做了鬼子官太太，享富貴榮華。實際我跑回來過兩次，連現在這回是第三次了。後來我是被派去的，也是沒有辦法，現在他們不再派我去了，聽說要替我治病。也好，我也掛牽我的爹娘，回來看看他們，可是娘真沒有辦法，沒有兒女是哭，有了兒女還是哭。」

「你一定吃了很多的苦吧。」

「她吃的苦真是想不到，」阿桂又做出一付難受的樣子，像要哭似的，「做了女人真倒霉，真真，你再說吧。」她更擠攏去，緊靠她身邊。

「苦麼，」真真像回憶着一件遼遠的事一樣，「現在也說不清，有些是當時難受，於今想來也沒有什麼，有些是當時倒也馬馬虎虎的過去了，回想起來其實在傷心呢。一年多，日子也就過去了，這回一路回來，好些人都奇怪的望着我。就說這村子的人吧，都把我當一個外路人，也有親熱我的，也有逃避我的，再說家裏幾個人吧，還不都一樣，誰都愛偷偷的瞧我，沒有人把我當原來的真真看了，我變了麼！想想去，我一點也沒有變，要說，也就心變硬一點吧了，人在那種地方住過，不硬一點心腸還行麼，也還不是沒有辦法，逼得那麼做的哪！」

一點有病的象徵也沒有，她的臉色紅潤，聲音清晰，不顯得拘束，也不覺得粗野。她並不含一點誇張，也使人感覺不到她有過什麼牢騷，或是悲涼的意味，我忍不住要問到她的病了。

「人大約總是這樣，那怕到了更壞的地方，還不是只得這樣，硬着頭皮挺着腰肢過下去，難道死了不成？現在呢，我再也不那麼想了，我說人還是得找活路，除非萬不得已。所以他們說要替我治病，我想也好，治了總好些，這幾天病倒不覺得什麼了，路過張家驛時，住了兩天，他們替我打了兩次藥針，又給了一些藥我吃。只有今年秋天的時候，那才厲害，人家說我肚子裏面爛了。又趕上有一個消息要立刻送回來，找不到一個能代替的人，那晚上摸黑路我一個人來回走了卅里，走一步，痛一步，只想坐着不走了，要是別的不關緊要的事，我一定不走回去了，可是這不行哪，唉！又怕被鬼子認出我來，又怕誤了時間，後來整整睡了一個星期，拖着又拖起身了。一條命要死好像也不大容易，你說是麼？」

她並沒有等我的答復，却又繼續說下去了。

有的時候，她也停頓下來，在這時間，她也望望我們，也許是在我們臉上找點反映，也許她只是思索着別的。看得出阿桂是比她顯得更難受，阿桂大半的時候是沉默，有時也說幾句話，她說的話總只為的傳達出她的無限的同情，但她默着時，却更顯得她為她的話所震懾住了，她的靈魂在被抑，她踏上了她過去所受的那些苦難。

我以為那說話的人是絲毫沒有意識到想博得別人的同情的，縱是別人正在為她分担了那些罪過，她似乎沒有感覺到，同時也正因為如此，就使人覺得更可同情了。如果她說起她的這段歷史的

時候，並不是像現在這樣，心平氣和，甚至就使你以為她是在說旁人那樣，那是寧肯聽她哭一場，那怕你自己也陪着她哭，都是覺得好受些的。

後來阿桂倒哭了，貞貞反來勸她，我本有許多話準備同貞貞說的，也說不出口了，我願意保持住我的沉默。而且當她走後，我強制住自己在燈下讀了一個鐘頭的書，連睡得那末鄰近的阿桂，也不去看她一眼，或問她一句，那怕她老是翻來覆去的睡不着，一聲一聲的嘆息着。

以後貞貞每天都來我這裏閑談，她不只是說她自己，也常常很好奇的問我許多那些不屬於她的生活中的事，有時我的話說得很遠，她便顯得很吃力的聽着，却是非常之要聽的。我們也一同走到村底下去，年青人都對她很好。自然都是那些活動份子。但像雜貨店老板那一類的人，總是鐵青着臉，孔，冷冷的望着我們，他們嫌厭她，卑視她，而且連我也當着不是同類的人的樣子看待了。尤其那一些婦女們，因為有了她才發生對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聖潔來，因為自己沒有被人強姦而驕傲了。

阿桂走了之後，我們的關係就更密切了，誰都不缺少誰似的，一忽然不見就會使人驚詫的，是一個喜歡有熱情的，有血肉的，有快樂，有憂愁，却又是明朗的性情，而她就正是這樣，我們的閑談常常佔去了我很多時間，我却總以為那些談天，於我的學習和修養，都是非常有助的。可是日子一天天過去，貞貞對我並不完全坦白的事，竟被我發覺了；但我絕不會對她有一絲怨恨的，而且我將永遠不去觸她這祕密，每個人一定有着某些最不願告訴人的東西深埋在心中，這是與旁人毫無關係，也不會有關係於她個人的道德的。

已經到了我快走的那幾天了，貞貞忽然顯得很煩燥，並沒有什麼事，也不像打算要同我談什麼的，却很頻繁的到我屋子中來，總是心神不寧的，坐立不是的，一會兒又走了。我知道她這幾天吃得很少，甚至常常不吃東西。我問過她的病狀，但我也清楚她現在所接受的煩擾，決不只是肉體上的。但我也不能問她，看着她來，說幾句毫無次序的話。有時她似乎要求我說一點什麼，做出一付要聽的神氣，但我看得出她却在想着一些別的，那些不願讓人知道的，她是正在掩飾着這種心情，裝出無所謂的樣子。

有兩次，我看見那顯得很精悍的年青夥子從貞貞母親的室中出來，我會把他給我的印象和貞貞一道比較，我以為我是非常的同情他，尤其當現在的貞貞被很多人糟蹋過，染上了不名譽的，難醫的病症的時候，他還能耐心的來看視她，向她的父母提出要求，他不嫌棄她，不怕別人笑罵，他一定想着她這時更需要他，他明白一個男子在這樣的時候去對他相好的女人所應有的氣概和責任。而貞貞呢，雖說在短短的時間中，我找不出她有很多的傷感和怨恨，她從沒有表現出她現在很希望有一個男子來要她，或者就只說是撫慰吧，但她應該有些溫暖才好，她是受過傷的，正因為她受傷太重，所以才養成她現在的強硬，她似乎是無所求於人的樣子，但我總以為如果有些愛撫，非一般同情可比的憐惜，去溫暖她的靈魂，是必需的。我喜歡她能哭一次，找到一個可以哭的地方去哭一次，我是希望着我有機會吃到這家人的喜酒，至少我也願意聽到一個喜訊再離開。

「然而貞貞在想着一些什麼呢？這是不會拖延好久，也不應成爲問題的。」我這樣想着，也就不多去思索了。

劉二媽，她的小媳婦，小姑娘也來過我房子，估計她們的目的，無非想來報告些什麼，有時也說一兩句。但我總不給她們說話的機會，我以爲凡是屬於我朋友的事，如若朋友不告訴我，我又不直接問她，却在旁人那裏去打探，是有損害於我的朋友和我自己，也是有損害於我們的友誼的。

就在那天黃昏的時候，院子裏又熱鬧起來了，人都聚集在那裏走來走去，鄰舍的人全來了，他們交頭接耳的，有的顯得悲戚，也有滿感興趣的樣子。天氣很冷，他們好奇的心却很熱，他們在嚴寒底下聳着肩，弓着腰，籠着手，他們吹着氣，在院子中你看我，我看你，他們在探索着很有趣的事似的。

開始我聽見劉大媽的房子裏有些吵鬧的聲音，接着劉大媽哭了。後來還有男人哭的聲音，我想是貞貞的父親吧。接着又有摔碗的聲音，我忍不住分開看熱鬧的人衝進去了。

「你來的很好，你勸勸咱們貞貞吧。」劉二媽把我扯到裏邊去。

貞貞把臉收藏在一頭紛亂的長髮裏，却望得見有兩顆猙獰的眼睛從裏邊望着衆人。我只走到她旁邊便站住了。她似乎並沒有感覺我的到來，或者也把我當做一個毫不足以介意的敵人之一罷了。她的樣子完全變了，幾乎使我不能在她的身上回想起一點點那些曾屬於她的洒脫、明朗、愉快，她像一個被困的野獸，她像一個復仇的女神，她憎恨着誰呢，爲什麼要做出那末一付殘酷的樣子。

「你就這樣的狠心，你全不爲娘老子着想，你全不想這一年多來我爲你受的罪……」劉大

嫻在炕上一邊捶着一邊罵，她的眼淚就像雨點一樣，有的打在炕上，有的落在地上，還有的就順着臉往下流，

有好幾個女人圍着她，扯着她，她們不准她下炕來。我以為一個女人當失去了自尊心，一任她的性情瘋狂下去的時候，真是可怕。我想告訴她，你這樣哭着是沒有用的，同時我也明白在這時是無論什麼話都不會有效果的。

老頭子顯得很衰老的樣子，他垂着兩手，嘆着氣。夏大寶坐在他旁邊，用無可如何的眼光望着兩個老人。

「你總得說一句呀，你就不可憐可憐你的娘麼……」

「路走到盡頭總要轉彎的，水流到盡頭也要轉彎的，你就沒有一點彎轉麼？何苦來呢……」
一些女人們就這樣勸着她。

我看出這事是不會如大家所希望的了，貞貞已經做出不要任何人對她的可憐，也不可憐任何人。她是早已有決定，沒有轉彎的，要說賭氣，就賭氣吧，她是咬緊了牙關要和大家堅持下去的神情。她們聽了我的勸告，請貞貞到我的房裏邊去休息。一切問題到晚上再談。於是我便領着貞貞出來了，可是她並沒有到我的房中去，她向後山上跑走了。

「這娃兒心事大呢……」

「哼，瞧不起咱鄉下人了……」

「這種破銅爛鐵還搭吳架子，活該夏大寶倒霉……」

聚集在院子中的人們紛紛議論着，看看已經沒有什麼好看的了，便也散去了。

我在院子中也躊躇了一會，便決計到後山去。山上有些墳堆，墳周圍都是松樹，墳前邊有些斷了的石碑，一個人影子也沒有，連落葉的聲音都沒有，我從這邊穿到那邊，我叫着真真的名字，似乎有點回聲，來安慰一下我的寂寞，但隨即更顯得萬山的沉靜，天邊的紅霞已經退盡了，四週圍浮上一層寂靜的烟似的輕霧。綿延在遠近的山腰邊。我焦急着我要找的人，我頹然坐在一塊碑上，我盤旋着一個問題：再上山去呢，還是在這裏呢，還是在這裏等她，而且我希望着我能分担她一些痛苦。

我看見一個影子從底下上來了。很快我便認識出就是那個小夥子。我不做聲，希望他沒有看見我，讓他直到上面去吧。但是他却在朝我走來。

「你找到了麼？我到現在還沒有看見她。」我不得不向他打個招呼。他却走到我面前，而且就在枯草地上坐下去。他沉默着，眼望着遠方。

我微微有些侷促，他的確還很年青呢，他有兩條細細的長眉，他的眼很大，現在却顯得很爲呆板，他的小小的嘴緊閉着，也許在從前是很有趣的，但現在只充滿着煩惱，壓抑住痛苦的樣子，他的鼻是很忠厚的，然而却有什麼用？

「不要難受，也許明天就好了，今天晚上我定要勸她。」我只好安慰他。

「明天，明天……她永遠都會恨我的，我知道她恨我……」他的聲音稍稍的有些兒啞，是一個

沉鬱的低音。

「不，她從沒有向我表示過對人有什麼恨。」我搜索着我的記憶，我並沒有撒謊。

「她不會對你說的，她不會對任何人說的，她定到死都不饒恕我的。」

「爲什麼她要恨你呢？」

「當然囉……」忽的他把臉朝着我，注視着我，「你說，我那時不過是一個窮小子，我能拐着她逃跑麼？是不是我的罪？是麼？」

但他並沒有等到我的答覆却又說下去了，幾乎是自語：「是我不好，還能說是我對麼，難道不是我害了她麼？假如我能像她那樣有胆子，她是不會……」

「她的性格我懂得，她永遠都要恨我的，你說，我應該怎樣，她願意我怎樣，我如何能使她快樂，我這命是不值什麼的，我在她面前也還有點用處麼？你能告訴我麼？我簡直不知我應該怎樣才好。唉！這日子真難受呀！還不如讓鬼子抓去……」他不斷的喃喃下去。

當我邀他一道回家去的時候，她站起來同我走了幾步，却又停住了。他說他聽見山上有聲音，我只好鼓勵他上山去，我直望到他的影子沒入更厚的松林中去時，才踏上回去的路，然而天色已經快要全黑了。

這天晚上我雖然睡得很遲，却沒有得着什麼消息，不知道他們怎樣過的。

等不到吃早飯，我把行李都收拾好了，馬同志答應今天來替我搬家，我已準備回政治部去，並且回到××去，因為敵人又要大舉掃蕩了，我的身體不允許我再留在這裏，莫主任說無論如何要先把這些傷病員送走，我的心却有些空蕩蕩的，堅持着不回去麼？身體又累着別人，回去麼，何時再來呢？我正坐在我的舖上沉思着的時候，我覺得有人悄悄的走進我的窰洞。

她一聳身跳上炕來坐在我的對面了，我看見貞貞臉上稍稍的有點浮腫，我去握着那隻伸在火上的手，那種特別使我感覺刺激的燙熱又使我不安了，我意識到她是有着不輕的病症。

「貞貞！我要走了，我們不知何時再能相會，我希望，你能聽你娘……」

「我就是來告訴你的。」她一下就打斷了我的話，「我明天也要動身了。我恨不得早一天離開這家。」

「真的麼？」

「真的！」在她的臉上那種特有的明朗又顯出來了。「他們叫我回××去治病。」

「啊！我想我們也許要同道的。」你娘知道了麼？」

「不，還不知道。只說治病，病好了又回來，她一定肯放我走的。在家裏不是也沒有好處麼？」

我覺得她今天顯得稀有的平靜。我想起頭天晚上夏大寶說的話了。我冒昧地便問她道：

「你的婚姻問題解決了麼？」

「解決不就是那末嗎？」

「是聽娘的話麼？」我還不敢說出我對她的希望，我不願想着那年輕人所給我的印象，我希望那年輕人快樂的一天。

「聽她們的話，我爲什麼要聽她們的話，她們聽過我的話麼？」

「那末，你自和她們賭氣麼？」

「那末……你真的恨夏大寶麼？」

她半天沒有答應我，後來她說了，是更爲平靜的，「恨他，我也說不上，我總覺得我已經是一個有病的人了，我的確被很多鬼子糟蹋過，到底是多少，我也記不清了。總之，是一個不乾淨的人，既然已經有了缺憾，就不想再有福氣，我覺得活在不認識的人面前，忙忙碌碌的，比活在家裏，比活在有親人的地方好些。這次他們既然答應送我到××去治病，那我就想留在那裏學習，聽說那裏是大地方，學校多；什麼人都可以學習的。大家扯在一堆並不會怎樣好，那就還是分開，各奔各的前程。我這樣打算，爲了我自己，也爲了旁人，所以我並不覺得有什麼對不住人的地方，也沒有什麼快樂的地方。別人說我年輕，見識短，脾氣別扭，我也不辯，有些事也並不必要別人知道。」

我覺得非常驚訝，新的東西又在她身上表現出來了；我覺得她的話的確值得我們研究，我當時只能說我贊成她的打算的話。

我走的時候，她的家屬在那裏，只有她到公所裏去了，也再沒有看見夏大寶。我心裏並沒有難受，我彷彿看見了她的光明的前途，明天我將又見着她的，定會見着她的，而且還有好一陣時日我們不

會分開了，果然，走出她家的門，馬同志便告訴了我關於她的決定。證實了她早上告訴我話很快便會實現了。

· 選自丁玲短篇集我在霞村的時候 ·

困頓

王西彥

自從躲進這山叢裏來之後，中學教員成宜春把一家勉強安頓在一個學生家裏，一顆惴惴不安的心也就開始平靜下來。自然，他知道這才是一個小小啓端，未來的苦難還長着，但對於一個被災禍逼迫着的人，只能有喘息的機會，也就是非常可貴的了。

說起來，這近一個月的生活，真無異是一場可怕的噩夢。戰爭起來後，憑着自己的預見，他遠離那瀕近戰區的家鄉，到一個鄉間小鎮上過唱書生活。他自己的話來說，是躲在一個世外桃源裏了。在這年頭兒，唱書自然是一宗吃不飽餓不死的營生，是一條書生的末路。但有什麼辦法呢，與其暴戾恣睢的去追逐那種富有光彩但也充滿危險的熱鬧，毋寧蟄伏在平靜的鄉間，打發平靜的歲月，苟全生命於亂世的好。再說自己業已跨入中期了，又有着妻室兒女的累，那種年青人衝鋒陷陣的壯志，差不多跟自己完全絕緣了。懷着恬靜的心境，他在鄉下一住就是五年。這五年的生活，真如一條深谷小澗，靜謐而清澈，沒有風浪，沒有波折，十足的隱逸幽閒。雖然這一長串平靜的日子裏，小小的憂慮和怨

艾是有的；尤其夫婦之間，因生活的單調也常常發生小小口角。不過大體說起來，在這樣的烽火世界裏，也總算是難得的幸運了。對於一個負荷着妻室兒女的重累的中年人，生活的枯寂無聊，究竟比奔走跋跣，勞苦困頓好些。人誰不貪圖安樂？成宜春即使在最感煩悶的時候，只要一懸想到自己平靜生活以外那個充滿大風大雨的世界，一種滿足之感便油然而生了。

但是風雲難測，戰爭的觸角，竟然伸到窮鄉僻壤裏來了。還不到半個月工夫，隨着自己家鄉的淪陷，一下子，簡直是猝不及防的，戰爭像一條瘋狗似的竄闖過來，種種險惡的消息，逼得大家惶惶不可終日，一切都失了主意，全校被投入一個巨大的混亂之中。一聽到敵人到達近兩百里外的一個鄰縣小縣城裏，連那位魁偉肥胖，平素最會講大話的校長，也只有蒼白着臉，按習慣捻扭手指的份兒。結果，教員學生全都一窩蜂似的散掉了。但即使是在這樣的時候，成宜春也還是鎮靜如恆。他認為風聲雖然不好，距離戰爭雖然十分的近，他依然不肯相信自己真正會碰在災難上的。倒是他的太太，一個神經質的多感的女人，她一面催促着丈夫，一面作着逃難的準備，收拾着大小家當。作丈夫的自己不動手，却也不反對妻子的舉動。後來事實證明了準備的有益，因為戰爭終於到臨了。仗着妻子的準備，現在一家大小總算在這山叢裏安頓下來。

這地方因為是山曲之處，人們之間還存有着一份敬師尊道的德性。學生家長是當地一位小小地主，第一天搬進這地主之家，成宜春就對他發生着奇異的興趣了。這是一位年紀在五十歲以上的老人，可是唇邊光忒忒的，雖說頭髮業已全部斑白，額角也層層疊疊地擠滿着皺摺，不過驟地看去簡

直會叫你疑心那只是一箇中年婦人。他的肥胖多肉的下面，時刻動盪不停，彷彿一不小心，就會突然跌落下來；他的兩隻細眯着的眼睛，永遠俯視着前面地下，似乎在尋找什麼永遠無法滿足的慾求；同時無休止地喃喃自語着。他讓出兩間偏房給客人安身。在成宜春搬進那兩間偏房去時，他再三再四地走到門外，上上下下的打量着自己的房子，或者，他是在估量客人可憐的財產。成宜春一邊忙碌着佈置桌凳，一邊招呼着時時在門邊露面的屋主，而且按照着賓主之間的禮節，請他就坐。但老人並沒有坐，只是訥訥地說：

「不坐……我看看……我就是看看……」

隨後，他迅速跨進房間，困難地俯身攢進剛剛舖好的床下，檢出一條短短的繩子，把它塞在衣袋裏，喃喃的走掉了。

這種出奇的舉動，使得客人全家感到驚訝不置了。目送着那老人蹣跚而去的背影，成宜春和妻子交換了一個不安的眼光，而小孩子則業已嗤嗤的笑將起來。成宜春是一個出自農家的鄉下人，父親都是和土地相伴的莊稼漢，他自己也賦有着農民的氣質，對於鄉間的一切，他並不完全隔膜。只是妻子却是過慣都市生活的，在幾年來寄身鄉間的日子裏，她無時不抱着受屈的感覺。這時當那奇怪的老人的背影完全消失後，便以微露怨理的口吻說道：

「唉，逃到這樣一個地方來了！」

妻子的言外之音是很顯然的，她在屋主過分吝嗇的舉動上懸想到難堪的來日了。但成宜春安

慰着她：

「你不要忘記他是一個鄉下地主，吝嗇的性格和一個鄉下地主是不可分的。」

「看到他那張臉孔就叫我難受。」她明白地說了。

「但他決不會爲難我們的，在一條繩子上他吝惜如命，不過在對待客人上，他會有他的大量。」

他的話沒有錯。這臉貌一如婦人的小小地主，在村里間算得是一個知書識理人。他過分殷勤的招待着成宜春一家，而且反複宣說着，能夠有着這樣一個難得的賓客，真是一份無上的榮譽。他不時拿着菜蔬或雞蛋，以特別克己的價錢賣給客人，而且還不時到成宜春房裏來，和他談洽一些時局和收成上的事情。他往往是一逕走進來的，也不管客人的工作和心緒，習熟得像走進自己的臥室。在他走進房門以前，他業已垂着頭，喃喃着了；而一走近來，便開始選擇着自己的話題，和客人攀談着。最初幾次，這種情形頗使中學教員感到狼狽，但很快的，他對他發生興趣了，從他的談話裏，知道他是附近一帶山村裏的財主，他的祖先曾經補過廩，他自己年青時候也曾經進過省城，見過大世面。但他並不習慣於那個繁華世界，他回到山村裏來，而且永遠不想再出去了。在祖先穩固的基地上，他開始一椽一椽地建築着自己的安樂窩。在這上面，他完全成功了。現在，他是一個有權威的家長；他的五個兒子都已長大成人，並且除了最小的一個，其餘四個都娶了體面的媳婦，有着孫輩。他業已到了問心無愧的年紀了。雖然這樣，在他衣襟上，仍是一刻不離的掛着一串叮嚕響的鎖匙，他掌管着全家大小櫥櫃的開關。

在鄉里間，有錢便有勢；所以他同時很自然的成爲當地的一名紳士，一位場面上人。自然他並不一定以此滿足，他又把最小一個兒子送到學校裏去；爲了光耀門楣，他知道不能吝嗇這筆浪費。

「時勢不同了呀，」老人以一種習慣的平靜的語調說道：「這個世界，早一變晚一變，你曉得它還要怎麼個變法？唉，讀書人也全不像讀書人樣子，戴起兵帽，活像是個糧子裏的，還說一期要交上千的費用哩。」

「好在府上收成好。」成宜春敷衍着。

「你說的那裏話呀，」他受驚似的抬起眼睛，瞥了對方一眼，搖搖頭，盪動着肥厚的下頰，「一屋大小十多口，碟大碗小，一升半升，細細毛雨成大水，我是螞蟻起窩，一粒一粒成家的呀！」

於是，沒有一句告辭的話，他站將起來，喃喃地如像對誰負氣似的走掉了。

和老頭子不同，那最小的兒子，一個文科中學生，却具有着一付豪放爽朗的性格，行爲而貌全不像他父親。對於自己受業師長的光臨，顯得十分興奮熱烈。在老頭子面前，他把成宜春形容得過分值得尊敬，要求着隆重的款待，時常給師長送些新鮮蔬菜。他知道老頭子吝嗇成性，而且素來把它引爲遺憾。他甚至對老頭子的時刻和客人去攀談的事情，也十分不放心。他簡直對老頭子拖着厭惡之情了。每當老頭子從客人房裏出來，他便跑到受業師長那裏去，如像爲父親贖款似的，以非常委婉的口吻解釋老頭子的行動。成宜春自然明白他的心情，使用別的話岔開了，和他談些空泛的事情，竭力隱蔽着自己的不快，裝出曠達不隔的神氣。

最初幾天爲了打發愁悶的日子，成宜春勸導着妻子出門作山野之遊。他伴着她在村前村後的山徑裏走轉，採摘些野花野草，說些快活的話，跟小孩子賽跑打賭。生活的磨折使他成爲一個好丈夫和好父親了。做妻的也還算能體諒他，雖然這些年的生活過得很沉悶，全無光彩，也全無生氣，也很少對他說抱怨的話。尤其是現在正當災難隨身的時候，她明白他的心境，便說：

「真的哩，看那幾朵小圓花，紫得多可愛！」

「這種花我們鄉下叫做三七菊，」作丈夫的給她說明着，「大的有兩三尺高，花開三七二十一天，顏色比盆菊還美些。」

「山裏不止花多，什麼都多，自然界的豐富廣大，只有到山裏才看得見真面目。」

「山裏真有山裏的好處，什麼奇怪的花都有。」

「山裏奇怪的人也多。」她說。

成宜春知道她指的是誰，一種隱約的不快之感驀地襲將進來，他淡淡的回答道：「因爲你不是鄉下人，所以覺得奇怪。其實城市裏也何嘗沒有奇怪的人呢？不過你沒有看見罷了。」

作妻子的察知他的神色，便不再作聲，拉着孩子的手，搶先走過一個斜坡，揀石子追打着一隻黃色的小小蝴蝶。

回到狹小的房子裏，一種凝重悶窒的空氣，立即困壓着這小小的一家了。太太忙着從事晚餐的準備，忙着洗菜和淘米。孩子也相幫媽媽在一個小小泥爐上呼呼的吹火；而中學教員，則在滿屋子的

烟薰裏獨自坐在一張臨窗的暫充寫字檯的四方紅漆旁邊，翻看着一部從學校圖書館裏借來的「樂城文集」。很多的時候，他發現自己的視線業已移往窗外，自己的思想也業已不自覺地在那些山野間斑雜的暮景上馳騁着了。

黃昏前的一刻，在屋主家裏，正是最熱鬧的時間。那位老地主的幾個孫兒，從一家私塾放夜學回來了，哭哭喊喊的鬧成一團。媳婦們則按照輪值的職務，各守其分的養豬餵雞。騰給成宜春一家的兩間偏房，正好和一間豬欄相鄰，這時就可以聽到豬羣饕餮呼食的聲音。有時一隻鷄仔失蹤了，那位老地主便拍着手掌，拉長嗓音，如像一個女人似的咒罵着左鄰右舍，不知疲倦也不知休止。有時則是媳婦們妯娌之間起了口角，彼此互相拋擲着污言俗語；最初是小聲的，隨後便愈來愈尖銳響亮，終至惹起老家長的干涉，敲桌打椅的把她們平抑下去。

夜來了，一切聲音慢慢平靜。在成宜春一家，點燃起一盞鄉間的竹筒油燈，開始不愉快的晚餐。而於晚餐之後，由於無事可做，作母親的便給孩子們拆打冬天的毛線衣，作父親的則教孩子認字讀書，合家湊在昏黃的燈光之下，打發着悶窒無聊的秋夜。大家的心理却壓積着什麼沉重的東西，但誰都沒有說話，彷彿言語業已成爲多餘的了。

待母子兩人上床睡了，成宜春獨自坐在孤燈之下，細細咀嚼着艱辛生活中的苦澀味。這樣的日子怎樣能長久過下去呢？他確信戰爭決不會光臨到這鄉僻之處來，只要風浪一過，學校重新開課，便再回到鎮上去繼續那份平靜隱逸的生活。

但是一天，那個文科中學生匆匆起來。這年青人剛從山口一個同學家裏得到消息，說敵人業已到達學校所在地的小鎮，從那裏迂迴攻打縣城了。

「消息確實嗎？」成宜春不敢置信地問。

「確實。鎮上有人逃出來，說敵人一到便是燒殺，我們那座新建的大教室和圖書館也全部給燒掉了。」

這自然是一個意外，中學教員簡直有幾分迷亂了。首先他想到這樣一來，在短期內是無論如何開不成學的了。瞥了一眼文科學生那張騰紅的臉孔，他重覆地說：

「爲什麼這些快而且他們打這種小小縣份做什麼呢？」

「請先生放心。」做學生的彷彿猜知着師長的憂慮，「學校一時開不成學，只要先生不嫌棄，就住在我家裏吧。這邊究竟是山叢裏，敵人一定不會來。」

學生一出房門，妻子便以一種表示欣慰而實際是埋怨的口吻，說到幸好自己有先見之明，早早準備，不然等到敵人到達時才動手逃避，將會遭遇到不可想像的困難和狼狽。

「你還說我是庸人自擾哩。」

「但是敵人這種行動實在是不可解的，他們打這種小小縣份做什麼呢？難道這也有戰略上的價值嗎？」

「只要是中國的地方，他們爲什麼要不打！」

對於妻子理直氣壯的回答，他只有沉默的份兒。她的話是說得不錯的，只要是中國的地方，他們爲什麼要不大打他頹然地倒在一張屋主家借來的舊竹躺椅上，支開雙腿，默默地緬想到自己的故鄉。那裏不也是一個小小鄉村嗎？而且還遠離着鐵路線。可是敵人也就到那裏去了。人誰不愛自己的故鄉？一個生長在鄉下的人，對家鄉的觀念尤其濃厚。自己的故鄉位置在一條小溪旁邊，佔有着溪旁兩岸肥沃的土地。自己原是一個農家之子，家裏有着祖傳的田產和屋業，有着父母和兄嫂，他們現在冒着生命的危險，死守着土地。父親是一個非常固執的老農人，當兒子離家的時候，就會經說過，「你去吧，帶你的媳婦和孩子去，我和你哥哥守家，田地總是搬不走的呀。」一種田人離不開土地，他們是和土地相依爲命的。然而敵人不是到處燒殺嗎？年老的父親和艱辛勞苦的兄嫂，他們都還好好活着嗎？還有那幾間年代久遠的祖屋呢？也還好好存在着嗎？這樣一想，便在腦子裏復活起全部家鄉景物的記憶，不禁惘然若失了。

隨着敵人攻打縣城的消息，這山叢裏的空氣也驟地緊張起來。謠風非常熾盛，各種光怪陸離的傳說，使得整個山村捲入騷動之中。稍爲有錢的人，都紛紛宰豬牽牛，準備逃到更裏面的山裏去。成宜春所寄居的這一家，自然也分享着不安。老地主顯得不寧靜了，帶着大串的鎖匙，左右前後，滿屋子團團亂轉。他不時闖進客人房裏，和中學教員說些沒甚首尾的話，又復蹣跚蹣跚的出去。他正在和兒媳們進行着一種鬥爭。年青人在熾盛的謠風裏慌亂起來了，主張把重要的家擋搬進山裏去；而且媳婦之中的一個，由她住在山裏裏的娘家接去避難了。但老人却固執地反對兒媳的意見，他不許他們

把牲口和穀米搬出家門，他開始把衣襟上那串鑰匙緊捏在手裏。這種鬥爭愈演愈烈，終於到達爆發的頂點了。

那是當文科中學生帶回一個更壞的消息時，彷彿說敵人馬上就要踏進這山村裏來了；於是那個麻臉的大兒子，便自作主張的把一頭大水牯從牛欄裏牽將出來，要把牠送上屠案去。這事情自然逃不過老頭子的眼睛，並且爲兒子這種近乎忤逆的舉動激怒了，便喊着禁止他牽牛。

「你畜生！把牛給我放下來！」老頭子在後面追趕過去。

作兒子的嘴裏不答話，只是拉着牛繩往門外跑，好像他根本沒有聽見父親的責罵。

「給我把牛放下來！你兒大不由爺，看老子咒你！」

老頭子踉蹌的追趕過去，但兒子還是把牛往外面牽。結果在大門外給追趕到了，由於急慌，老頭子拋開鑰匙，雙手抓住水牯的尾巴，一邊帶哭的嚷叫道：

「畜生！你讓老子閉上眼再牽牠走！」

話剛說出，水牯受驚的聳跳，一個躑躅，老頭子可當真就跌倒了。他撒手放開牛尾巴，坐在地上便一個女人似的哭將起來。

自然，這樣一來，水牯是給爭搶回來了，兒女媳婦們七手八脚地把老頭子扶回房裏去。這是一件可痛心的事情，在他那張兩頰肥滿如女人的臉上，泛濫着眼淚，好像一隻巨大的蛤蟆，不住的掙扎着，詛咒着。看見這情形，成宜春感到非常難受。在這一刻，他自覺是最能了解老人的心境的，他想到自己

固執的父親，也曾經有過一次，阻止哥哥把耕牛牽來趕牛市，情形正和這老地主相像。聽到從正屋裏傳過來的女人似的啼哭聲，便胸口酸酸的，幾乎落下淚來。

正在這時，文科中學生跑進房來，漲紅着臉，很爲適才父親的情形感到羞慚，囁嚅的說道：

「真見笑了，老人家的事情真是沒有辦法，好在您先生不是外人……」

「不，」成宜春哽咽的回答，「你父親是對的……完全對的。」

文科中學生迷惑地望着受業師長悽然的表情，不能了解這話的意義，臉孔漲得更紅了。

「外面風聲緊得很，說縣城已經失守了，說不定敵人很快的便會到這裏來，要是您先生不放心

……

「不要緊，我不想再逃了。」成宜春簡短的回答。

學生快快的出去了。中學教員開始在窗邊坐下，心緒依然無法寧靜。孩子趕到屋裏看熱鬧去了，太太也便坐在那張舊竹躺椅上，默不言語。在她的臉孔上，他看出一種和自己的心緒完全不相調和的表情，他明白她的思想。她是一個出身城市裏的人，怎樣能夠了解鄉下的事情呢？過去夫婦之間種種隔膜，都沒有這一次這樣使他感覺痛苦。他覺得應該對她說幾句話。

「你認爲那個老頭子的行動很可笑嗎？」他突然問道。

她並沒有立刻回答他的話，甚至連眼睛也沒有望他，半晌後才自言自語的囁咕道：「唉，不逃也得逃了！」

「你是說，那個老頭子的行動，叫你感到難堪嗎？」他簡直帶着憤怒的口氣追問。妻子不再作答，只把臉偏將過去，表示出不屑的神情，投着輕輕的嘆息。

他忍耐住了。他知道這不是和妻子爭詞奪理的時候。而且，最重要的，他業已學會了忍耐。在最初這種忍耐曾經使他感到極大的痛苦，不過慢慢地終於習慣了，忍耐對他成爲一種逃避。和往常無數次一樣，他努力按照着自己不平貼的感情，不讓無謂的紛擾滋長下去。

從窗口望出去，一個山坡邊，一排兒高矮相若的楓樹，彷彿是一幅錦屏，紅豔得十分惹眼。田壠間，匆匆地走動着幾個行人。整個山野，呈顯出一種頹唐悽寂的景象。一隻蒼鷹，在高空幽逸地盤旋着。

孩子回到房裏來，報告着關於屋主的事，說那老人一直啼哭着，連鎖匙也不要了。媳婦們把它塞回他手裏，他一次一次的丟在地上，只是哭着說，「老子不要管了，你們自己管去……」最後那個麻臉的大兒子在父親面前跪下了，別的兒媳們也一起跪着，苦苦哀求了許多，老人才肯重新接受那串鑰匙……

一連好幾天，不見那個老人走出正屋。大家都靜悄悄的，兒媳們似乎被一個老家長的權力所鎮懾住了。但在外面，局勢却發展得更爲緊張。一個早晨，隨着一架太陽章飛機在天空的出現，立刻傳來一個可怕的謠言，說敵人業已到了五里路外的村子，頃刻之間就要光臨。屋主家的兒媳們，雖然不敢再去牽牛趕豬，却也攔了私房的細軟物件，逃到近邊的山上，去暫時躲避。全村子沸騰着，到處都是亂哄哄的，男女老幼往山上狂奔着，彷彿災禍的黑手業已把他們攫住，現在是逃避大劫的最後一刻。

成宜春一家也立刻陷入尷尬的境地了。妻子不管中學教員的強作鎮靜，提着一個小小皮箱，拉着孩子，首先出門，跟隨在衆人後面，往山上逃。孩子驚嚇得哭了，回頭喊着爸爸。

「你和媽媽先走，我就來！」

作父親的也完全失掉自信，於這樣說了之後，不自主的跟着出門。

到了山脚，大家搶先往山上爬。在一羣鄉民中間，這中學教員的一家，顯得分外狼狽可憫了。妻子是從來沒有爬山的經驗的。這時更以局勢的急迫，心裏慌亂，便渾身失落在顛慄之中，手脚酸軟，連連的踉蹌，成宜春從她手裏接過皮箱，一面攙着孩子，盡力掙扎着。沒有路，滿山都是荆棘，樵樹和岩石，罣罣絆絆的衣袴鞋襪全給扯裂了。而且越慌亂，彷彿災禍便越離得近，最後簡直是在匍行着了。好不容易才在半山腰一個茂草堆裏停住。孩子便如像一隻鼫鼠似的往草堆裏鑽。作母親的雙手護抱着孩子，蒼白着臉，蹲在旁邊喘氣。成宜春把皮箱放下，回頭往山脚邊望，看見那裏還有一些人在紛紛奔跑。

「躲起呀！躲起呀！」附近一處荊刺叢裏有人喊着。

中學教員嘆了一口氣，把自己的身子隱在草堆裏，拭着額角上的汗。孩子像一隻蟾蜍似的俯伏着，這時小聲問道：

「爸爸，鬼子兵……來了嗎？」

「沒有，不要怕。」作爸爸的很可憐孩子，用一隻手輕輕撫着他的背。

躲避的時間，一直延長到三四小時之久。待證實了適才的驚擾，不過由於謠風時，太陽業已過午，

大家莫不飢腸轆轆了。成宜春跟怨艾之聲不絕於口的太太和啼泣不住的孩子，艱辛地從山腰裏下來，回到屋子裏，於精疲力竭之餘，才發覺一家人的脚部都受着小小的皮傷。

首先給這受難的一家送來了安慰的，是文科中學生。這個熱情的年青人端來幾碗稀粥，對受業師長致了慰問；而且說下一次上山躲避時，他一定來給師長引路，走一條最便捷的小徑，從那裏可以通到一個十里路外的平安山巒，他的大姨母家使住在山巒裏，住食都不成問題。

「你父親沒有逃嗎？」成宜春忽然想起那老人。

「沒有，他無論如何不肯逃，真沒有辦法！」

「倒是他老人家有先見之明。」成宜春歎息着，「鄉下地方消息不靈通，謠言多，明天我也無論如何不躲了。」

但是第二天同樣的謠言又來了，而且，同樣的上山躲避也重演了一次，中學教員並不能堅持自己的決定。

第三天的情形更爲狼狽。謠風是同樣的，但人們的恐怖增加了，上山逃避的景象也顯得越發慌亂，呼號啼哭，儼然敵人的燒殺業已在村子裏進行，自己業已置身在災禍的邊緣了。成宜春的一家，因爲有文科中學生的引導，總算在上山時不像第一天那樣無頭雞似的瞎闖，有個落脚下坐的地方。可是非常的不幸，在歸路上偶不小心，太太在一塊卵石上滑了一交，踣跌倒了，當時大家攙起，扶着下山；回到屋子裏一看，才發現蹠骨和跗骨之間，有着紅腫，彷彿骨節兩筊或是折斷了，痛楚得非常厲害。而

在數小時後，紅腫延展到小腿上，終至，完全不能舉步了。

文科中學生給送來了陳酒和老薑，說用酒和薑汁擦着傷處，就可以退腫消痛，而且並推荐他的大嫂子來担任治療的工作。他的大嫂子完完全全是一個鄉下女人，高身材，大臉孔，穿着土布粗衣。她走進客人房裏，只是笑着，同時顯出愴惘無措的樣子。她一膝跪在地上，熱心而熟練地進行着她的治療。

這種鄉下人的治療，對於一個出身城市的人似乎效力很少；幾乎是一整晚，這位中學教員的妻子呻吟着，而且明明白白的向丈夫拋出埋怨之聲了。成宜春最初安慰她，隨後便索性沉默着。孩子則因白天受了驚嚇，這時在大聲作着夢囈。夜是漫長的，窗外秋蟲的聲音也成爲厭煩和躁鬱了。

更不幸的，第四天以後依然有同樣的謠風，而且人們依然因此向山上驚慌奔走。成宜春決定不隨衆附和，但床上的受傷者喊喊叫叫的要逃命，她灼急地捶着床，幾次企圖滾下床來。孩子也啼哭着沒有辦法，只好臨時向文科中學生求助。這熱情的年青人在慌忙中，來請他的兩個哥哥，把受傷者放在竹躺椅上抬着逃。

生活是難堪的。做妻子的不是呻吟，便是訴屈。有一次，這神經質的女人竟然咒罵起自己的姐姐，一個抱獨身主義的小學校長來了。因爲她和成宜春最初是以姐姐的關係相識起來的。這種咒罵終於使得中學教員無法忍耐了。

「你少說廢話！」他突然截斷了她，擊着桌子。

「什麼！」那一個彷彿怔了一下，從床上支坐起身，「你有什麼權力禁止我說話！一個男子漢大丈夫，只知道在我們女人面前發威，沒有一點辦法想……」

「什麼辦法！當初你爲什麼要跟我走！一人做事一人當，又不是三週兩歲的人，虧你還是個智識婦女！」

「當初我瞎了眼，昏了頭，早知道要受這樣的磨折，什麼人我不好嫁，偏要嫁給你，貪圖你那一門？一說着便吃吃的嗚咽起來。」

這樣尷尬的日子一連過了幾天，謠風稍戢，而妻子的腳傷也自告痊癒了。成宜春開始收拾着自己麻亂的心緒，和麻亂的生活。現在，他沒有去爲那渺茫的未來打算的閒暇，眼前的艱辛就夠他處理打發了。好在那個熱情的學生，能不時給他以種種的方便和幫助。

老屋主又復出現了。經受了這一次的打擊，這老人彷彿衰老了許多，原是肥滿的兩頰，變得較爲鬆弛，身子也變得愈形僵僵，如像遲暮的悲哀在他身上積壓得更爲濃重了。他衣襟上依然掛着那一串叮噹響的鑰匙，依然到處蹣跚巡邏，依然呼鷄喚鴨，喃喃不休；不消說，也依然不時光臨到客人房裏來攀談訴說。

「逃？」他搖着頭，「我不逃！我逃什麼呀！他們是不餓不知飽足，只曉得逃難，連家也不要啦！我不逃，我是一粒一粒成的這份家呀！」

「要是日本人真的來了呢？」成宜春試探地問道。

「我一個老頭子，什麼人家！日本人是天煞星下的凡，你逃也逃不了。在劫的你逃也沒有用。人家日本人家給你放一把火，你逃了命可保不住家呀！他們要我避一避刀鋒，我就說，你們要逃的就逃，我不逃，我留在家裏給你們管鑰匙……」

老人眼淚汪汪的說着，甚至把一些瑣碎可笑的家務，把對兒媳們的憎惡和自己身後的種種憂慮，也嘮叨重覆的訴道着。說到傷心的地方，他的聲音發顫，眼淚也從那擠滿皺紋的眼眶裏盈溢出來了。

妻子自然是不歡迎老屋主的光臨的，但目覩着這情景，也不禁感動起來，待老人一離開，便頻頻地嘆息着。

「真是一個固執的人！」她說。

「一個鄉下地主總是這樣的，這是一種農民的特性。」

「但他並不能算作真正的農民。」

「不錯，他是一個小小地主，不過他實在還是一個農民。把他看作地主，他的固執自然是可笑的；如是把他看作農民，便覺有幾分可愛了。」

這種討論，妻子自然並無興趣。接着，話題遂轉入災難的計算和將來的預期上去。但消息既不靈通，外面的情況全無所知，關於生活的將來，能有什麼話可說呢？在妻子那張蠟黃色的臉孔上籠罩着一層暗影，對於丈夫所說的話，她以一種不信任的神情聽着，甚至皺蹙起了眉。

在這種沉悶生活中，唯一給他們帶來點滴希望的，是那個文科中學生。經過幾天奔走的結果，終於得到一個彌可珍貴的消息，說敵人經國軍激烈的反攻，已有撤退的徵象，校長和一部分教職員，在六十里外的鄰縣縣境裏籌備復學了。不管在這兵荒馬亂中，究竟能有多少學生好招，能不能真的辦成，但在成宜春，無論如何是一個難得的喜訊，一條生活的路；而太太也立刻興奮起來，眼睛生出光輝了。

「是在縣城裏還是鄉下？」她問。

「鄉下，也是一個鎮上。」

「總是鄉下。」她微露失望說。「爲什麼不辦在縣城裏呢？」

「你別忘記現在是抗戰時期呀！」成宜春斷然地回答了，而且還瞪了她一眼，便專一的向文科中學生詢問起一切更詳細的情形，例如校舍，教員，和當地物價等等。

「那麼你去不去呢？」他又問道。

「我自己當然想去，只怕老頭子不應允，他總說時世不太平，路又太遠；其實他是嫌費交的貴，捨不得錢，可是他就不想想，只差一個半學期就畢業了……」

作師長的慫恿了他一番，還答應代他向老頭子關說；隨後又馬上給校長寫了一封長信，把自己生活的窘迫和得知復學消息的喜悅，全部無掩飾地告訴那位魁梧肥胖的人，交給文科中學生，吩咐他當天親自送去。作學生的自然也極興奮愉快，在年青瘦削的臉孔上，煥發着無限的容光，連走路也

顯得老虎有生氣了。

當天晚上，妻子不再百無聊賴的拆打毛線衣，而丈夫也無心給孩子教書識字或吟誦「樂城文集」了，小小家庭裏重新恢復一種融和的空氣，夫妻之間的感情彷彿也增濃不少。而且，當孩子第一次打着倦怠的呵欠，兩人便破例同時上床睡了。

「希望敵人真的能夠退去就好！」他說。

「如果學校搬回鎮上，我們就可以去住原來那幾間房屋，把那個女工也雇回來。」

「只怕那幾間房子給燒掉了哩，敵人這一次是土匪式的流竄，專門破壞殺擄，說不定鎮上已經變成一片焦土了！」

「唉，抗戰勝利後我總要到大都市裏好好快活一陣，這些年來，悶在鄉下簡直把一個人悶壞了。」
「太太嘆息着。」

「是的，將來總要好好快活一陣。」

這一晚，夫婦兩人很久才入睡，彼此天真地抒發着自己的夢想，把生活前途安排得非常光明燦爛。

但是命定還要受一次驚嚇，半夜後，一羣和敵人有勾結的小股盜匪，闖進這山村裏的地主之家，把幾十担積穀全部搶走，而且連那頭大水牯也劫奪了去。住在偏房裏的成宜春一家，在槍聲和擾亂中，從夢中驚起，親子三人慌亂得無暇穿披衣袴，緊抱着躲在牆角邊，直到盜匪滿載而去了，還哆哆嗦不

已。

在黎明一到，於清查了巨大的損失之後，那位老家長回到自己房裏，把門門上，如像一個女人似的啼哭着。啼哭停止後，直到中午後還沒有出來。兒媳們在房外傾聽着動靜，終於大家一齊打進門去，才發現老頭子的身體直挺挺地懸掛在床架上，他的手裏緊捏着一串鑰匙，腳下倒着一張椅子。

這意外的事變把成宜春擲入一種深沉的憂傷裏，而妻子則變成更爲胆小，也更爲神經質了。好在三天之後，從六十里外的鄰縣來了校長的回信，還附來一筆小小款子。匆匆整理了行李，一家重新投向舊生活時，過去的陰晦一掃而空。在中學教員的思想裏，又復充滿着熱烈的新希望了。

· 選自《文藝春秋》 ·

千家村

魯彥

東方才發白，我就離開小伙舖，急急地前進了。從這裏到我的鄉村，還有八十里旱路，我要在今天黃昏以前趕到我的屋門前。

我已經整整的四年不曾見到我的家鄉，我的心現在只是劇烈地擊撞着。這是因了喜悅，還是因了恐懼，或者是因了悲傷，我都無從知道。不管怎樣，我現在是急於要見到我那出生的故土。我沒法延緩我的脚步，牠幾乎是像在放肆的奔馳着。我那一担行李，顯然是並不輕的，看那挑夫的年紀也該將

近六十歲了，他老是氣喘喘地流着滿面的汗，停下担子來。這使我苦惱，不安，但我還是不得不忍心的催促他幫我趕了一程又趕一程。

其實所謂故鄉，我是早已進了牠的懷抱裏了的。當我三天前坐在火車裏，一進我們的省界，我就有了已經到了故鄉的感覺。而今天，腳下的這一條路，眼前的田野和山巒，都是兒時最熟悉的景物，也是幾年來時常深深地懷念着的，現在却不知怎地，我竟能對着牠們無心細細觀賞，玩味和回憶了。距離我那出生的故居越近，我的故鄉範圍就愈加縮小起來，好像所謂故鄉，就是我那屋門口的一片水田，一個池塘，一簇樹木，一所屋子，一堵磚牆似的——不，牠甚至縮小到只是指的一個院子，一條水溝，一塊石版，一根柱子，一個窗戶，一個門限了——不，不，我現在所想的故鄉，還只是母親房裏的那一張方桌子，右邊一個抽屜裏的我的筆記和書本，以及桌子旁的那一口大衣櫃——打開牠的門，在最底下的一格裏，放着母親的一袋麻線，那就是我放風箏的好材料。還有那一張古舊的朱紅色的大木床，叮叮地發響的銅帳鉤，印着藍色的靈雀和樹枝的夏布蚊帳。在這裏，我假着母親的胸懷躺着。躺着不知道躺過多少黑夜，做過多少的夢的……

夢，也許就是我的故鄉了吧？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我渴念着故鄉，渴念着故鄉的一切。而現在，牠果真又夢似的一幕一幕地揭露在我的眼前了。

我可真要懷疑。我已經有了多少年紀。十幾年前，這彷彿是一剎那呢，當我遠離了故鄉六年之後

的一天；我不是也從這同一路路上，急忙忙地奔向家裏嗎？那時的情緒，也幾乎和今天的沒有兩樣：像要哭出來，像要笑出來——喜悅，悲傷，恐懼……各種各樣的情緒充滿了心頭，糾結成了一個劇烈的煩躁。

然而那時是爲了母親的病。現在呢，母親早已死了，故鄉已沒有第二個那樣親切的人，我們的老屋幾乎是等於空着，剩在那裏的只是一些破爛的傢具和一家看守田屋的佃戶了。我實在沒有必要再回到故鄉來。而且我這次旅行原是有着一種公事，須在有限的日子裏，趕到別一省份去。可是三天以前，一進入我的省界，我的對於故鄉的渴念終於瘋狂的強烈起來，拖着我去往這方向走了。我對自己這樣解釋：爲了生命的短促，世事的變幻，我應該趁這時間回一次故鄉；爲了故鄉的周圍，曾經遭遇過三次的戰爭，我應該慰問一下我那些熟識的長輩和同輩，也連帶看看自己的老屋；這樣繞一趟路，多化三天時間，我寧可以後多趕一程的。

於是我漸漸走近我那出生的故土了。翻過一個崗又一個崗，穿過一個樹林和村莊又一個樹林，和村莊，一直到下午二時，我愈走愈急，我的心也愈加跳得厲害起來。我立刻要爬上那最後的一個小崗了，從那裏，我將完全看見我的真正的故鄉——那就是我們的那一個村莊，有名的千家村，圍繞着樹林，田野，河流的千家村。

我們的千家村，牠現在什麼樣子了呢？我想看見牠，也怕看見牠。我的心只是猛烈地擊撞着。「我們現在是衰落了，」我七八歲時，父親曾嘆息着這樣說道，「好幾代以前，我們這裏，其實還

不只一千家人家，是我們這一縣裏人口頂旺的一個村落，你看見我們有三個祠堂就可以知道。據說以前的屋子，西邊一直到河邊，東邊起自柏樹林，南邊到那小土坡，北邊的起自老祠堂。可是後來一次一次的兵災，火災，人口少了下來，屋子也少下來了。就在我像你這樣大的時候，那個池塘還沒有，那裏是起着幾間屋子的……」

現在呢？三次戰爭以後……

我的腿不禁顫抖起來，我幾乎想爬上那個可以清楚地望見我們千家村的小山崗。

可是時候已經過了，我已經上了一半的坡，就要到那坡頂了。

「往那裏去的呀？」山崗上忽然有人喊問起來。

我看見那邊的大樹下正站着兩個農夫模樣的人，打着赤脚，把褲腳捲得高高的，頭上盤着青布，用一種驚訝的眼光掃射着我們。隨着這聲音，我的挑夫立刻把担子放下，一邊問答着說。

「來吧，老弟，千家村呢？」

我正在詫異這問答，崗上那一個身材高一點的已經走到半坡上來了。他抱着一根扁担在身後，站住在我面前，向我身上打量一番，隨即問道：

「你是那裏的？」

因這盤查似的詢問和不客氣的語調，我不高興立刻回答。我想先認出他是我們村上的那一個，然後再應付他，因此我也只有睜大着眼睛，在他身上打量，可是我究竟離開故鄉太久了，何況十幾年

來又是常常不在故鄉久住的，看了他半天，終於想不出一點熟識的影子來，於是我就淡淡地回答道：

「我是千家村。你是那裏的呢？」

他不信任地發出一個狡獪的笑聲，隨後說道：

「千家村？好吧，我給你挑行李。」

他沒等我回答，已經走過去接担子了。我心裏着實有點生氣，倘不是看在故鄉的面上，我真的立刻和他鬧起來。這是一種怎樣的無禮呵。

「不行！」我用堅決的語氣止住他說。「我這個挑夫是一直僱到屋門口的。」

他這時已經在換担子，我那個挑夫却好像和他串通了似的由他這樣做，一點也不做聲。直至套上扁担，試了一下輕重之後，他命令似的向我說：

「你付他的錢吧，一直到屋門口。我不要你的，這是規矩。」

「是的，他不會錯。」那個老年的挑夫這才對我說了這一句。

這使我又氣又疑惑，但爲了和平，我終於控制着自己，付了錢，隨着這個新來的挑夫走了。走到崗上，我看原先站在大樹下的那個人還在那裏，但也一樣地認不出來是誰。

「說是千家村的哩！」那個高個子對他的同伴輕悄地打了這麼一句招呼就走了。隨後他又讓我走在前面，說是恐怕他走得很快，我會跟不上。

我真給他弄得滿腹狐疑起來了，他難道是一個歹人嗎？我心裏想。可是看他那軒昂的眉目，却像

個耿直的人，而且在這裏，走下了山坡，村莊快要開頭了，也不容許發生什麼意外的。那麼，他究竟是幹什麼的呢？爲什麼他露着疑惑的眼光，盤查似的詢問我，又試探似的要我走在前面領路呢？

「你是住在——那一所屋子裏的？你叫什麼呢？」幾分鐘之後，當我沉默地走完了一半下坡路，我終於回過頭去，這樣問他了。

他緊跟在我背後，疑慮地望了我一眼，好像着實考慮了一會，却用話代替了回答。

「你呢？」

我感覺到非常的不快，從此沉默了下來，隨時看了他一兩眼，故意放緩脚步，讓自己落在他背後，有時又趕到他前面。這樣的幾次以後，我們已經完全走完了山坡，到了田野的中間，我看見我的聰明的挑夫、眼睛裏現在帶了一種恐懼的光，加速着脚步，一點也不肯休息，異常緊張地往前走了。我想不出他是爲的什麼，但我可以確斷的說，看他的神情是頗像一隻老鼠躲避着貓似的。我禁不住暗暗地笑着，同時又覺得可憐他起來。

這樣的走了十幾分鐘，我終於遇到了一個熟人了。這是我們屋後的四公公，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提着一隻包袱，緩慢地向我走了來。他那一頭的白髮，現在已經禿了頂了，下巴下的白鬚也稀疏了許多；可是他這些依然是他特別的標誌，我遠遠地就認出了他。

「四公公，你老人家好嗎？」

他在我面前站住了，睜着無光的眼睛望了我半天，皺簇着眉頭，像思索什麼似的，過了許久才吞

吞吐吐地說道：

「聲音怪熟的，你是——」

「我是秋光呀，四公公。你怎樣，看得清楚嗎？」

「啊啊，看得清楚的。」他把包袱和拐杖用一隻手拿，空出一隻手來抹一抹自己的眼睛。然後又思索地用手指輕輕點了幾點前額，繼續說道：「是的，你是秋光，你回來了嗎？你爹可想你呢……」

我知道他並沒有弄清楚，便又加上一句道：

「四公公，我是你屋前的秋光呀，你忘記了，我就是你喊做光仔子的呀？」

「呃——」

我看見四公公迅速地震動着睫毛，張大了嘴，現在完全認出我了。他喜歡得丟下他的包袱手杖，走近幾步，一手按住了我的肩膀。

「你真長得高大，光仔子，又是滿臉紅光，這多年不回來了呀！我給鬼子弄昏了，人又老，眼又花，記性又差，一時認不出是你來……唉唉……」

「你還和以前一樣康健呢……」

「三番四次的逃難，還說什麼，這根老骨頭，實在是——啊，恭喜你升了官呵。」他顯然是對我這個出門人不肯說出不吉利的話來，所以立刻掉轉了話頭。「你們一家人都好嗎？有幾個兒女了？你打算搬回來嗎？」

我簡略的把我一家人的情形告訴他之後，說明我這次是路過這裏，特意來看看大家，不會在這裏多耽擱。

「好，好，你真叫做不忘本了，光伢子！」他高興地說，「多住幾天吧，這是難得哩！」隨後他檢起包袱拐杖，說是時候已經不早，他今晚要趕到五里外的外孫家去，明天準定再回來和我細談。接着他又叮囑着給我挑行李的人說：

「今天可給你放哨放哨，接到一個大官來了，連伢子好好帶他到大屋裏去吧，叫富洪把屋子打掃得乾淨些，他是個讀書人，頂愛乾淨的，通知那個沒用的村長，明天去陪他，今天他該累了，讓他好好休息一晚——唉，也不坐一頂轎子，跑得一身都是泥灰，真像他爹的脾氣。叫你堂客殺一隻雞崽去，連伢子，他爹以前夠關顧你爹的呢……」

他像叮囑不完似的，提起拐杖，又拄了下來，最後又把我拉過去，輕聲的問道：

「你聽到什麼風聲，光伢子鬼子還會來嗎？」

我告訴他現在是最安靜的時期以後，他這才匆忙而高興地和我分了路。

我看出給我挑行李的這個連伢子的陰沉的臉色，現在給喜悅的光彩所代替了。從四公公的談話中，我完全明白了他。原來他是在那裏放哨，對那早已遠退了的敵人還在嚴重地警戒着。現在他得到了可靠的保證，一切疑慮和不安都消失了。他對我親切地笑了一下，重又挑上担子，向前走去，而且放緩了脚步，怕我趕不上似的隨時等候着我。他沉默着，連喘息的聲音都不大聽得見，我可以猜出這

是對我尊敬的一種表示，他不想再攪擾我了。

我也沉默着。我的心現在完全平靜了。我不再匆匆的走，我特別放緩了我的脚步。輕輕地踏着鬆散而柔軟的黃土，讓牠留下一個一個清細的足印。走過一個小小的頽圯的土地……就是我們千家村的界內。我有一種虔誠而肅穆的心情，投入了我的可愛的故鄉的懷抱。路的兩旁幾乎都長着嫩綠的野草，這裏那裏開放着白色和黃色的小花。有一股熟悉的氣息，泥土味混和着野花和野草的清香，一直沁透到我心靈的深處，這正是我兒時經常呼吸着的。我的面前展露着一片水田，在陽光下發着亮晶晶的鏡般平靜的光。蝸蝸兒在低低的唱着。這裏那裏活動着幾個農夫和耕牛，看樣子春耕已經開始了。在田裏的人都遠遠地對我投射出一種驚異的目光，但走在前面的連伢子彷彿在用暗號似的臉色和姿態，立刻把他們鎮靜了下來。有幾個人顯然認識我，露着欣悅的微笑，對我點着頭，喃喃地自語着。

走上一條板橋，樹林就矗立在我的面前。這時已近午後四時，炊烟像雲霧似的繚繞在樹林上。斜陽穿過樹林放射出碎金一般的光線，把附近的松葉映成了翡翠色。一陣微風，松葉間的炊烟就變成一條飛龍，盤旋飛騰了上去。

遠近雞聲應和過後，我聽見樹林後面響起了犬吠聲，隨後就有兒童的奔跑聲，呼喚着。我們千家村的屋子就在這樹林間開始了，這是最南端，我記不清楚住着一些什麼人，只知道大部份是種田的。我們雖然相熟，平常却很少來往。當我走過這些低矮的破舊的屋子前，門前常站着幾個熟識面孔的

人。他們都用微笑或溫和的臉色望着我，好像在說：「你來了嗎？」

接着是幾塊菜地和幾間孤立的小屋子，一所祠堂，幾個小池塘。我漸漸走向千家村的中心，也漸漸走近我們的老屋，見到熟人也漸漸多了。他們都對我露着親切的笑容，但都像有什麼要事似的，只和我打一個招呼就匆匆的分開。我看出好些人的臉上都顯露出一種陰沉的緊張，每個人的心頭都好像壓着一大塊沉重的石頭似的。這是什麼呢——三次的戰爭，敵人的暴行，我看着這情形，我的心也漸漸沉重起來了。故鄉還不會毀滅，那是真的，我至少已經看見了牠的一部分都還和往年一樣。可是生活在這裏的人呢？他們遭遇了什麼呢……

轉了彎，走過幾間屋子，我就看到我們那祖居的老屋，忽然迎面來了一個衣服襤褸的男子。這是福全哥，我的一個堂兄，他的家境原先並不壞，人也胖胖的，現在却瘦得一根枯柴似的了。

「你怎麼呀，福全哥？」我立刻停住脚步問。

他驚詫地望了我一眼，回答說：「哦？」然後仰起頭來，睜大眼睛，像在思慮什麼似的，一會兒又把他的眼光往我身上掃射了過來，我看出那是一種沒有神彩的眼光，彷彿他一時不能把精神集中一般。隨即他伸出手，一把抓住了我的衣衫，喃喃地唸着咒似的說了出來，我聽不懂他說的什麼，只聽到半句「玉皇大帝。」下半句大概是「急急如令敕」一類的話了。

「他瘋了，我們走吧。」連伢子給我推開福全哥，讓我走在前面，自己擋住了他。「就是第二次打仗，給鬼子嚇瘋的。」他在我後面加上這一句。

我像受了電擊一般，眼淚湧到了眼眶邊。我眼前的一切都模糊起來了。但我究竟是清醒着，我是個男子，我不能允許自己就在路上嗚咽流淚的。我於是竭力想着別的事情，低下頭，避開一切的行人，急忙忙地走向自己的老屋去。我曾經聽到路邊有人在喃喃地說話，也像有誰在喊我的名字。但我不能望他們一眼，只裝作沒聽見，就一直走進了自己的屋子，甚至連自己的門牆變成了什麼樣子也沒有注意到。

我看見我的屋內，我的房屋裏，並不靜寂。這裏正在晚餐，四個孩子圍成了一個桌子，對着一碗蔬菜爭吵着。這是我們佃戶富洪的幾個孩子，大的約莫有十四五歲了，我完全認識她，她叫做菊妹子。她背着門坐着，沒看見我們進去。這時她正用着筷往一個弟弟的頭上打去，喊着說：

「你夾了五六筷子，還說她吃得多！你看你的飯碗……」

「我！我看吧！你自己——」那一個約莫十一二歲的被打的男孩反抗着說，但他立刻停住話，已經看到我的來到了。

於是這兩個大的站起來了，他們和我打着招呼，快活地笑着。只有那第三個還伏在桌邊哭泣，第四個最小的約莫五六歲的也舉着碗離開了桌子，驚異地望着我。

我看見他們的碗裏都是薄薄的稀飯。

我問到他們的父親，菊妹子就爭先跑出去了，她說是就在某一家人家，她去叫他來。我正想再問他們的媽媽，從大門外忽然跑進一個男人。這是我的嫡堂的七哥，將近四十歲，却留着一大把鬍鬚，看

過去憔悴得很。

「你好，七哥！」我叫着說。

但是他沒回答，忽然拼着嘴，吡吡地響了起來，流下了滿臉的眼淚。

這顯然又是因爲兵災遭遇了不幸，我也禁不住心酸，紛紛落下眼淚來。

.....

當天晚上，我的屋子裏坐着五六個人，我竭力抑制着自己，傾聽着他的哭訴，但是我聽着聽着，終於又嗚咽了。佃戶富洪的妻子，在第三次打仗的時候，給敵人趕到了河裏，七哥却是連他的一個八歲的孩子也一齊失去了。但這還是受害最輕的……好多屋子，在我們村上的北端均被毀了……

整個的千家村，現在只剩下一百多戶，而且很少是完整的，而且就連這些殘留的部分也沉浸在淒涼苦難中。千家村是——日夜在顫慄着……

這一夜，我無論怎樣也合不上眼。對着一盞黯淡的孤燈，我只會呆着出神。屋外有嚶嚶兒在叫，牠們給我揭開一幕甜蜜的兒時的回憶，一會兒杜鵑的啼鳴又把我引到了眼前悲慘的境界，窗外有風在搖曳樹木，嗚咽而且悲憤，一陣陣的雞鳴似在催人奮起……

我不能再在這裏多耽擱了，天還未明，我把應做的能做的事全準備好，託付了七哥和富洪，就帶着連伢子急急地離開了我們的老屋，我們的故鄉，我們的千家村……

憤
怒田
濤

生滿青苔的太古岩石下，無聲的流水似碎玻璃般在那砂礫和小卵石叢裏閃笑。聳起在空中無泥土遮蓋的秃山，直似生了癩癬，縱然從石縫間生出幾根荒草，也被毒烈的太陽晒蒸得快枯死了。天空像永遠被火焰烤燎着一般，紅塵瀰漫着，沒有蔚藍的顏色，使人們的眼睛感到昏沉，痛脹；腦子裏像墜起什麼東西一般難過。未熟先衰的稻禾，枯乾了鬚子，黑瘦得可憐。田裏的水又很快的被它們吸盡，幾隻鵲鳥落在田坎上，跳下殘剩的一窪泥水裏，銜食着小魚和蚌殼。

哥哥頭上戴着一頂帽笠子，佝偻着營養不良的瘦弱身子，拖了泥鏟，赤裸着枯乾的兩腿，爬上山坡，又把那水塘的泥嘴通開了，水便唏唏的流下山坡來，灌進田裏去。

「大妹呀，死鬼兒，光會割豬草，看見溝裏漏水，寒起來呀……」

這位黑瘦的哥哥，不知爲什麼，性子變得非常急躁，鬼臉子一繃，再加上他那乾噪喉聲調，聽來特別使人心悸。大妹同二妹指了指萋，畏縮毒烈的陽光，隱伏在那有流水的太古岩石下，用小刀子割豬草。每個人頭上戴着一頂草帽子，媽也囑告過他們，不要上高坡晒太陽，恐怕晒病了；要尋那背陰多草的河岸，那裏也多有生草，也不太熱，割豬草事小，人晒出了病却是大事，然而這位無情好板面孔的哥

哥，對她們却從來沒有顧憐過，看見她們隱避在陰涼裏，却有意意的喚她們上來晒太陽。

二妹年紀很小，一聽得哥哥的乾噪喉叫，便嚇得渾身抖戰起來，雙手伏在草叢裏，臉上滲出許多小汗粒，小眼睛在帽沿下偷偷瞄着姐姐，低聲說：

「他要打我們呀。」

姐姐鼓着嘴唇，把背上的簍卸下來，擱在岩石塊上，飛快的跳上坡去，雙手搬起一塊石塊，塞住水溝一處漏口。隨後她赤着雙腳跳下泥水裏，踏了幾踏，那漏口才阻塞住了。溝裏的水在下階處形成一段閃光的小瀑布，汨汨的叫。大妹從泥水裏跳起來，兩隻腳和半段腿都黏滿泥濘，又走下生滿青苔的岩石來，在岩石下面的水裏洗過腿腳，又開始用小刀子割着豬草。

小妹始終在担心着那性子暴烈的哥哥會像一隻野獸一般跳下坡，端着那泥鏟向姐姐的背上擊來。她的小眼睛在草帽下灼灼閃光，向坡上偷偷瞄一下，說：

「姐姐，我們離開這裏，到小河邊上去吧！」

「爲什麼到那裏去？」姐姐的草帽上兩根布帶子拖下了地，手裏捏了一大把豬草，丟進揹簍裏。『我怕哥哥呀，你看他下來了。』

「他下來怕什麼，他爲什麼要打我們？不怕的。小妹，這裏豬草多，太陽也不毒烈。媽媽不是說過麼？就在這老山邊割豬草，河邊太陽毒，怕晒病的呀。」

這時候，小妹忽然又翹起小頭，對着山坡上望。那戴了帽笠的駝背哥哥，一身的泥汗衣服，辨不出

什麼顏色了。褲管挽過膝蓋，衣袖也不知落到何處去了，四肢裸露在太陽下，枯黑如柴，臉上露出菜青色，顴骨突起，兩隻眼睛顯得很大，看見他的人都想到一架骷髏。他喘着氣，從坡上溜下來，撐着那泥鏟的木柄，經過她們前時，停立着不動，瞪大兩眼乾着嚙喉又叫道：

「豬快餓死了，這會兒你們才割了那麼一把豬草……」

小妹的心房被嚇得直是砰砰的跳。當他走過去時，她趕忙扯了姐姐的衣袖離開那老山的太古岩石，逃到山的另一面，坐在一棵老黃橘樹下的五道廟旁石塊上喘一口氣。

「姐姐，你怕他麼？我真怕死了，我那天看見他用棍子打你，把我嚇得腿都抬不起來。姐姐，我真怕呀。」

姐姐把草帽脫下來，擱在措簍上，她那墨黑的頭髮，汗濕後更放出光彩，增添了她的美麗；她兩隻眼睛秀利，臉上的顏色白中透紅，不知近來她在小妹眼睛裏爲何忽然美麗起來。有時候小妹也常望着她發癡。

「小妹，唉……你知道爸爸是怎麼死的麼……？」

姐姐臉孔上忽然浮起憂愁的顏色，兩眼望着她癡癡發呆。小妹抬着頭，想了一會，在她茫然的記憶裏，只記得爸爸未死以前似乎比哥哥的性子還要暴烈，他的手掌落在背上會使你的背發青，七八天不會減退顏色。至於他怎麼死的，她幼小的心靈裏似乎記不起了，兩顆小眼睛望着渾沉的天空想着說：

「姐姐，爸爸怎麼死的呀？我記不起了。你告訴我……」

「你年紀還小，告訴你也不懂。」姐姐對小妹瞞了一下，說：「走，快下河去割豬草……」

大妹拿起了小刀子，揸了揸，把草帽戴上頭，正要走下坡時，經過那小土地廟，她却忽然又癡住了，兩眼楞楞的對石龕裏的土地菩薩呆望。望了甚久，才又走，走下坡來，下面是一條將要乾涸的小河，河兩岸綠草十分茂密，望不見一個人影，太陽晒得河裏非常悶熱。這裏的豬草却很多，生出肥集，成叢的由那亂草裏冒出，小妹飛快的運用着小刀子刈豬草，刈下的豬草往背上的竹簍裏丟去。她聽得身旁的姐姐也在刈豬草，兩隻赤裸的腳踏在草叢中，手的動作却如此遲緩，口裏在一聲一聲出着長氣。小妹心裏在想：「爸爸怎麼死的，她爲什麼不告訴我？」

二

荒僻的山峽，如果是在有霧的早晨，它却清涼的多。太古岩石塊聳背的老山，直似一匹駱駝的背峯，然而對面的遠山却又超過了太古岩老山的高度，那裏的山叫什麼名字，大妹與小妹是生來沒聽得有人喚起過。遠遠只望見那山半腰間還有幾幢茅草屋，孤孤單單伏在一叢枯黃的竹林側旁。這也就證明了那山上也還有人住，那山上的荒田也有人耕耘。遠遠山峽的深處山半頂，新闢了一座灰窰，那窰裏常常吐出白烟或黑烟，也時常有些挑灰的工人從山峽經過，走出山峽的不知盡處去。

在小妹的眼睛看見遠近的這些景物，在她的小腦海裏真是謎一般難以猜測，坡頂上的樹木，小

草棚野狗，飛鳥，山峯頂端的飛雲……謎呵！真是謎。也像她不知爸爸怎樣死去的謎一樣。她惟一的知己，除了那身體衰弱整日養餵木柵子裏的兩口肥豬的母親外，便是這位無一日離開過身邊的姐姐。姐姐一離開她，她立刻感到萬分寂寞，只要有姐姐陪伴她，不管做怎麼辛苦的工作，她都是快活的，因為姐姐會唱曲子，兩個人爬在山坡上感到太寂寞的時候，姐姐便唱起來：

月亮生毛

大雨淘淘

天爺呀快睜眼

田地呀哭號

爸爸的屍首埋在山脚

……

小妹一聽得她唱，立刻又喚起她的問題來。這一天，她兩個是爬上最高山坡上砍山柴，這荒老得只有石塊和亂竹雜樹的山，據說也是有主人的。今天因山爬得高，也把她們的一條大黃狗帶來了，為的是怕野狗子或其他野獸咬，大黃狗的鼻子可以預測荒林裏有無毒獸的。小妹年紀雖小，但身子生來輕靈，攀樹是不費力的。她腰間繫了繩子，像猴一般攀上一棵樹，姐姐也跟着攀上了樹樞。小妹持了利斧，對準一根斜枝便砍，喊幾聲便把它砍斷了，被砍斷的樹枝吱呀的叫了一聲就落下去。附近的山谷都起了回音。小妹開始對這工作發生了興趣，對枝樞間的姐姐說：

「這比割豬草有趣多了。」

姐姐今天頭上包了一塊灰布，穿着條子布的上身，藍布褲子，一雙掩了紅口邊的灰麻布鞋，伏在樹樞上也砍着一根樹枝。她的眼睛時時機警的向四下張望，彷彿他們真的在作着賊了。過了一會，樹林中始終沒有人來，也沒有意外事發生，臥在樹下的大黃狗很安祥的睡着，這也證明這一帶沒有傷人的野獸。姐姐也放心了，她說：

「這裏沒有太陽晒，只有風吹，自然比割豬草有趣。」

小妹見姐姐臉上沒了憂愁，她覺得浮在她小心頭上的問題，如今是個機會可以提問了。

「姐姐，爸爸是怎麼死的，你可以告訴我麼？」

一提起爸爸，姐姐立刻又嘆一口氣，剛才愉快的臉上，又罩起了一層暗影。揚起的利斧落在樹枝上發出的聲音也低小了。她在尋思着，一會，才說：

「小妹，你沒聽到媽媽常給我們說麼？我們大姐若是生得醜些，爸爸是不會死的。爸爸的死，全都爲了我們的大姐呀！」

「大姐，大姐現在在那裏呀？」

「大姐呀，她也死了。」

姐姐說着，眼圈兒紅起來。

小妹心裏仍是一個謎，手裏的斧頭停止了，她在望着斧柄發癡。一會，她又問：

「爸爸爲什麼死的？大姐爲什麼死的？爲什麼大姐也死了，爸爸也死了呢？」

「那一年，田主下來收租。那一年是旱年，比今年還旱得厲害，收的糧食不夠我們一家人吃的，怎能交租呢。田主就提出要大姐抵押一年的田租。大姐不願去，田主派人來搶，那是在黑夜裏，把大姐搶去了。誰知沒有兩天，田主又派人把她送回來，她已經死了，渾身都是濕的，頭髮還滴着水，臉被水浸腫。送屍首來的人們說她跳水死了。爸爸和媽媽直哭了幾天幾夜。大姐埋葬以後，爸爸得了重病，接着吐血，也死了。媽媽的身子那麼衰弱，也是因爲哭得太多了……」

小妹聽到這裏，突聞近旁樹枝上啣的叫了一聲，一隻不知名的小鳥飛去了。她的小心靈抖了一下，看見樹下臥在草裏的大黃狗伸起了耳朵向四週瞭望。忽然牠嗚嗚哀叫幾聲，在地下繞起圈子來。

「姐姐，你看那狗怎麼了？」

大妹發現狗的動作，知道有惡獸來了，便猛力的用利斧砍着一根樹枝，兩三下，只聽枝子噦噦一響，樹林深處一隻黑東西飛似的逃走了。

「小妹，趕快下來，天快黑了，有野狗子出來。」

姊妹兩個都似猴子一般從樹上滑下來，姐姐還在喘着氣，一面向樹林深處望着，一面把砍落在地下的樹枝塞進措箕，喚着大黃狗匆匆離開樹林。正在順着一條小路走時，那個黑東西却又在前面出現了。這一次那黑東西後面跟了一個人，那人穿了一件短汗衣，一條短褲，手裏持了一根木棍子，看見她們兩個，便吼道：

「賊東西，又是來偷柴的呀！全都放下，小心要你們的命……」

大妹一聽得吼叫，像石頭一般地不順路的滾下山坡去。小妹年紀雖小，跑起來却也飛快，只朝另一條叉路奔去。那條黑東西似乎受了那持木棍人的指示，直朝她們撲過來，半路被她們的黃狗子截住了，小妹飛快的跑着，只聽背後兩隻野獸在吼嘯着鬥起來……

太陽落山了，山峽裏陰暗起來，山頂頭浮着烟霧，遠近的水田都被霧氣籠罩了。水田裏小瀑布低訴着，老岩山腳下的泉水發出汨汨聲。山谷寂寞得可怕，只聽得四處的蟲子叫。小妹喘着氣，揩着沉重的指箕，那指箕漸漸增加了重量。天已經黑得辨不出路徑，她順了一條田坎披着稻禾走着，稻禾的濕露把她的褲管弄濕了，她感到很疲乏，走過一座熟習的小橋時，她便把背上的指箕放下來，坐在石橋上喘着氣。她忽然聽得橋下也有人喘氣，這聲音聽來似乎很熟習，她便喊了一聲：

「姐姐……」

一個人影子從石橋下面爬起來。

「哎呀，小妹，你怎麼來的？指箕沒有丟吧，我們的黃狗呢？」

姐姐從石橋下面走過來，她還驚惶不安的東張西望，然後走近小妹：

「我們的黃狗被他們打死了吧？」

小妹搖搖頭，身子無力的攤臥在地下不動，喘幾口氣說：

「你幾時到這裏的？你的指箕呢？」

『我也是剛到的呀。我的措婁在橋下頭藏着，我怕他們追過來呀。』

這時候，忽聽附近一條田坎上有沙沙的響聲，稻禾被滑動着。姐姐緊緊握了小妹的腕子，臥在石橋下面，嘶聲說：

『他們追過來了，小妹呀……』

接着，姐姐瘋子似的把小妹的措婁抱下石橋來。這時候，天光漸漸亮了，一輪明月升起，被一團雲霧包住，四處山影樹林的輪廓都可辨認清楚。那滑動禾葉的響聲漸漸近了，近到這石橋邊來，也聽到有細微的脚步聲，和鼻子的嗅動聲……一切皆不似人的聲音，最初是小妹發現，原是她們的大黃狗，一條腿子跛着，一拐一蹶着走下石橋來。

『哎呀，我們的大黃狗回來了。』小妹喚叫着。

大妹喘出一口氣，拖着小妹從石橋下面爬起來，站上石橋去，又向四下望望，說：

『小妹，措起措婁來，快點回去。』

月亮升起很高了，脫離開雲圍，四下裏皆被月光照得像披了霜。兩個影子措着措婁，後面跟了那條跛了腿的大黃狗，爬上一個小坡，順着一條石板路，朝對面太古老岩山下走着……

三

天上浮着燃燒的棉花團似的雲塊，遠處那似癩瘡的山半頂上的石灰窰又冒出了烟，山谷裏

只見見蟲子嗚叫。伏臥在太古岩山側邊一所泥牆房子，泥牆傾斜着。頂住泥牆的兩根本柱子，還是小妹的爸爸活在世時頂的，如今被雨淋濯得變成了灰顏色。那旁邊用茅草搭起的一個小草棚下面，攔着豬欄子裏臥着兩口黑豬。這裏既是肥豬的住宿，也是人的廁所，飛溢着尿臭氣息，蒼蠅和蚊蟲成羣結隊的飛繞，嗚叫。

那臉孔浮腫似患害黃腫病的母親，在破爛泥土房子裏呻吟，房頂上的瓦片露出一口口破孔，被太陽蒸晒透了，房子裏就變成一具小蒸籠。小妹記得這一天真是一個恐怖的日子，哥哥拖着一條泥鏟回來了，他像一個瘋子似的叫道：

『你們偷砍了人家的樹枝子，招了禍呀！他們過來綁人了。』

姐姐聽了這句話，臉孔嚇得沒有顏色。小妹站在房門口前面的小坪壩上，望見坡下峽谷裏一條路上，有三個人走着，一個穿了黑衣服，頭上戴了草帽；兩個穿了黃衣服，戴了圓箍頂的黃帽，前面一片黑帽舌閃出光，肩土指了黑淋淋有圓筒的鐵東西，她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種裝束的人。他們都在抬頭向這裏，朝這坡上爬來了，小妹也被嚇得出了一頭冷汗。哥哥用樹枝抽着她們，叫着：

『快藏起來，快藏進牀底下。』

小妹和姐姐被嚇得發抖，像失落魂兒一般躲藏在牀底下，用些草遮了，兩個人不敢動一下的團縮成一堆。

她們的母親掙扎着從破爛的床上坐起來，神態失常的下了床，走出房門去，她腦子裏立刻浮起

她的大女兒被回主捨走的那片慘景了，兩顆眼睛睜得特別大，望見從坡下爬上來的三個人影，鬼似的叫道：

『天呀，我大女兒被你們害死了，又來捨人呀。你們就把我弄去吧，我不活了。』

前面穿黑衣服的一個人，對這神經失常的老太婆猶笑了一下，說：

『瘋子，這是個瘋子。……』

後面兩個穿黃衣服的人，都把槍端在手裏，擔心着發生意外。

那個性子暴躁的哥哥，站在旁邊嚇得只是發抖，他總以為是兩個妹妹那天砍柴竄來的禍，他以為要搜出了新砍下的木柴，就會發生事情的。他非常擔心着豬棚後面那堆木柴。然而前面那個穿黑衣服的却仰着頭望他們那可憐的破泥房子，最後嘆出一口氣，道：

『這也能住人呀？』

那兩個穿黃衣服的人也睜着兩眼，朝他們的房瓦瞄了瞄，然後三個人都朝後面的高山望，接着他們就繞過一條田坎，爬上另外一個山坡去了。

神態失常的老婆子，望着三個人影子消失在綠草叢中，神志才清醒過來，戰兢兢的走進房裏去，把床底下的乾草拉開，叫道：

『爬出來，他們走了。……』

大妹從床下亂草團裏爬出來時，滿頭都是草葉，頭髮散亂着，小辮子上纏的紅繩兒也鬆開了。小

妹也似一隻可憐的小貓一般爬出來，望見母親和哥哥，低聲問道：

「媽，他們走了嗎？是不是又帶來那隻大黑狗……」

她的小心靈立刻想起那夜裏那條可怕的黑東西，把她們帶去的大黃狗的腿子咬斷了。

母親不說話，臉變得慘黃，看不見一點血色，縐紋更加稠密了。哥哥叫道：

「他們走是走了，怕還要來的。你們以後不許出去遠了……」

她的兩眼嚇得滾轉着望姐姐。姐姐的臉子爲什麼越來越美麗呢，這給她的小心靈上也加添了重量。一家四口人，坐在陰暗的房屋裏開起會來，大家都憂愁着又要發生不幸。

母親坐在一條破凳上，望着大妹的臉，就似乎又想起一件事，說：

「今年的租糧又交不上了，若是田主派人來收租，又要發生事呢。」

「我們走，不種這田了，把爸爸和姐姐的棺材也抬着走，不要沾他們的田邊兒，看他們還欺我們嗎？」哥哥生氣的說。

媽媽聽他說到丈夫和女兒的棺材，眼睛裏立刻湧下淚珠來。哽咽着說：

「就是走，也得有個去處呀。」

「怎麼沒有去處？山那邊都是荒地，沒有主兒，我們去開荒……」

聽了這話，媽媽的眼淚止住了，抬起了頭，望着兒子那黑瘦的臉，似乎有了一線希望，問道：

「山那邊你去過呀？有沒有人？」

「沒有人，一個人都沒有。」

「野狗子出來也會把我們吃掉的呀。」

「我們可以搭間茅草房住呀。」

「……………」

老太婆的臉上又聚滿了愁雲，癡癡的兩隻眼睛又轉移到小妹的臉上，似乎一家人的憂愁都發動在大妹的臉孔上。小妹似乎也懂得了母親的意思，她天真的說：

「媽，姐姐越長越好看了。」

老太婆的眼眶裏又湧起淚水來，在她心裏似乎有許多事情迴旋着，像一些無頭無緒的亂藤，無法尋到一條頭子。大妹聽了小妹的話，又看見母親的憂煩態度，不知如何才好，一切都似被什麼東西圍困起來一般，兩眼癡癡對着房門外面的高空望着，似乎從那裏就可以望見她另外一個幻界。

那燃燒的雲團漸漸密集起來，顏色加黑了，滿天空都是雲，然而空氣仍是悶沉，使人的呼吸感到有壓力。突然，天空中扯起一條火光，一個驚人的霹靂震動山谷，山頭上吹下了巨風，遠近的樹木和稻禾都搖動起來，烟雲把山峯瀟灑了。連聲的霹靂在空中響着，大顆的雨點落下來，拍得瓦片喳喳作響。

……

密一陣稀一陣的雨，一連落了兩晝夜，暑氣消了，氣候特別清涼下來，然而這對於那已經枯黑了鬚子的稻穀有什麼用處呢？枯乾了椗葉子的稻禾，依舊是瘦黃的，伏在田畦裏，折着受了傷的腰，永遠

彈動不起來了。

大妹在房裏燒起了爐灶煮豬草，小妹從外面把柴草抱進房裏來，給姐姐燒。身體衰弱的母親撐了木棍子，慢慢走下坡去，望田裏被乾旱枯死了的禾稻，田裏的雨水灌滿了，四處都有流水聲音，那生滿青苔的太古岩石下，水湧成小河，青蛙歡叫着，蟲子們鳴着，然而無論如何再也喚不醒那折了腰的枯稻禾了。

哥哥做了兩日的準備，又跑過那座老荒山背後探視了一次，回來說：

『媽，那邊的山都沒有主子，我們趕快搬吧！說不定這幾天他們就來收租的……』

老太婆近幾天因哭得次數多了，眼睛紅爛了邊子，聽了兒子的話，立刻想起埋在山脚下的丈夫和女兒，眼睛裏就又潮濕起來。

『等有機會再來搬他們。』

老太婆的眼淚流得越多了。

這一日夜間，哥哥持了火把，又跑過那荒山去選擇居所，放火燒荊草。母親一夜不安，因為明日就遷居了。她持了香和紙，到太古岩山另一腳去給爸爸和大姐去燒，小妹跟在她後面，一會，月亮升起來了，是那麼淒慘的缺少半邊的月亮，似譏諷的一般騰上高空，注視着這潮濕多蟲鳴叫的山野。田水的響聲傳來十分清楚，像咀咒，又似哀泣。小妹隨同着媽媽轉過一座山脚，在兩個生滿荒草的土丘旁邊停下來，母親把一些香紙都燒着了，那紙和香的火焰飛着，引來不少飛蟲，都撲進火光裏斃命了。

母親大聲的哭號起來，喚着父親和大姐。淚從她的眼睛噴出，在火光下閃爍。小妹却一點都不悲哀，她望望四週荒涼的夜影，又想起了那天下午同姐姐去砍柴時遇到的那個黑東西，禁不住毛骨悚然，心裏十分担心着從山坡上的林叢裏爬出吃人的野獸來。

燃燒的紙火漸漸熄滅了，只有殘餘的香火尚在飛烟，她搖着母親的腿子，叫道：

「媽，快點回去，我害怕……」

可是那悲哀的老太婆那裏聽得到她的喊聲呢？兩眼裏似滾水一般發熱，淚水在不停的朝外流着。風吹着山林搖動，到處都有黑影子蠕動。小妹心裏恐懼萬分，嚇得投進母親的胸懷裏，一動都不敢動……一直到深夜，母女二人才摸索着山路走回來。

四

小妹記得在他們搬開那泥房子的那天，日子與平時格外不同，太陽一露山，就顯得格外龐大，殺紅，令人可怕。哥哥用扁担挑了沉重的破爛衣服與傢具，佝僂着腰背一顛一跛的走着，後面是姐姐與母親牽了那兩條豬，兩條豬低着頭死也不肯走，非要用樹枝子抽牠們的屁股，牠們才哼呀哼呀的像那踱方步的秀才們邁動起來。

姐姐揮舞着那有彈性的樹枝，時時在空中嗚嗚作響，兩條豬也就應聲哼呀。小妹望着山峽兩邊的高山，山上聳立的岩石上生滿荒樹綠竹，彎過山峽去，那山就更嚇人了，泉水由崖石的細孔裏滲出

來，滴在下面的岩石上，發出淒厲聲。一個圓大的山峯，鑽過白雲，兩旁似乎皆無路可攀。哥哥說：

『這上面常聽見野獸叫。』

這句話，引得大家都抬起頭仰望那聳豎在高空的山峯，大家心裏都不寒而慄，小妹和大妹從來沒有走進這麼深山過，誰知這裏面是這麼可怕呢？繞了山脚下沒人跡的小溝走去，老太婆喘氣了，哥哥攙了她的手臂，在後面用樹枝子抽豬屁股的工作就落在小妹的肩上了，她兩條小腿雖然有力氣，但在寂寞與悲苦的空氣中却最易疲乏。近日來的天空異外的晴藍，一塊塊白雲繞了山峯旋動。老太婆忽然嘆出一口氣，身子一斜，歪倒在旁邊一塊岩石上了，呻吟着說：

『我腿子快斷了，頭暈呀，大妹，快給我弄點水喝。』

大女兒由附近的石頭下面捧了一捧水，一面走，水從她手縫裏一面滴落，走近老太婆的身旁，叫道：

『媽，你快喝，要漏完了。』猛不防旁邊在歇氣的哥哥用力把她的衣服一扯，急叫道：

『山水，石當裏不流的，喝不得呀。』

大妹立刻又跑到遠處去尋泉水，在一處生了野竹叢的石塊上，有水從石縫間流出，流下砂石的
一個小塘裏，大妹走到這裏，感到十分悶熱，實在需要休息一下，也需要幾口水清清腹腔。她蹲下去，剛捧起一捧水向自己的口裏送時，只聽山上一叢野竹噤噤的響，她抬頭一看，只見靠近一棵松樹近
旁走來一個眼睛放光的黑野獸，那東西像一隻狗，尾巴却像掃帚。她立刻想起母親曾經告訴過她狼

的形狀了，她先叫一聲，兩腿鬆軟得沒了力氣，一直向回路跑着。

哥哥挺上身來，看見她那驚慌的樣子，問道：「什麼事呀？什麼事呀？」

「狼！狼！」

她一面跑，一面嚇得直喘氣。

「在那裏？」

「就在那竹林子裏……」

小妹聽說有了狼，驚得也瞪圓了兩眼，朝大妹指點的山坡望去，然而那黑東西早已悄悄溜得沒了影子。再捧了水回來，大妹嚇得心房還在卜卜的跳。哥哥終究是個有胆量的男子，他的身子雖弱，可是對於深山裏這些野獸從來沒有畏懼過，他說：

「這東西胆子最小，不要怕牠，一根樹枝子就把牠嚇跑了。」

大妹聽了他的話，心裏平靜了許多，這時候她才感到弱女子依賴男子的需要了。哥哥平時對她的暴躁，如今似乎也可原諒。

母親喝了水，精神增添了許多，只是臉上的顏色更加黃起來，呼吸喘息，這艱苦的跋行看出她身體的虛弱。

翻過一座山嶺，發現一個山谷裏遠近都有烟火冒起，哥哥說這是燒山的，把荒草荆棘燒過以後，便可開墾了。在天邊傍晚時，他們在一叢稀疏的樹林裏停下來了，把一些傢具衣物攔下，兩口豬被拴

在樹身上，他們用草搭了一個遮露濕的窩棚，便在樹林裏架起鍋子，煮起包穀米來。

小妹記得那天夜間睡在窩棚裏，十分害怕，樹林裏時時聽見有聲音響，是風吹得樹枝響嗎？還是有人弄得樹子響呢？她初次來到這處生地方，不知道是什麼聲響，總之她是睡不熟的。一會，她聽得窩棚外面他們的豬忽然吱吱叫起來。母親從夢中驚醒了，大聲呼叫：

『豬，豬，什麼東西咬我們的豬呀？』

這時候，聽得有一隻豬叫的聲音逐漸微弱遠去，另一隻豬還在附近嗚叫。哥哥和大妹都從疲憊的睡眠中驚醒，哥哥像瘋子似的持了一根木棍竄出去，大妹很聰明，燃起了火把端出去，然而已經有一隻豬被野獸拖遠了。另一隻豬雖被留下在附近山坡上，但已受了傷，聲音微弱。哥哥跳出去時，他發現幾個黑影子逃去，大妹的火把端出去時，樹林裏什麼聲音都沒有了。

那一隻被野獸咬傷的豬，氣息微弱了，被抬回窩棚時，也就斷了氣。母親一見這情況，便又哭起來。小妹呆在窩棚口，望着他們在火光下都圍起那隻死豬發呆。

遠處焚燒的荒野發出一片紅光，把半天都映紅了。有很大的黑蚊蟲像人的聲音一樣叫着飛來，在窩棚裏唱歌。小妹想：「這都是吃人的東西。」接着，便看見大妹又端了火把，哥哥和母親跟在後面，進窩棚裏來。這一夜，他們都沒有睡着，一直到天亮，母親又爬出去，坐在那已斷絕氣息的死豬近旁落眼淚。

哥哥又回去挑了幾趟東西和糧米回來以後，便又放燃荒山了，那火一燃燒起來，有風吹過去，把

整個山頭上的荒林都燒焦了。小妹一望見了山野裏燃燒的火，便發起癡來。她回憶起過往的生活，太古岩石的顏色，石縫裏的青苔，石岩下的流水，和那一片一片生滿稻禾的水田，水田中的蛙鳴……如今面對着一片陌生的荒涼地帶，每日除了看到一兩次火烟而外，望不見一個人，也望不見有人家居住，她的小心靈裏也特別感到荒涼起來。

「姐姐！我們還回去嗎？」小妹問大妹。

大妹的臉近幾日也沒有以前那麼美了，顯得枯焦，浮着愁雲，聽她問這樣的話便搖搖頭，說：

「不回去了。永遠不回去了……」

小妹心靈上立刻感到沉重起來。

「我們的房子怎麼不搬過來呢？」

「房子是人家的……」

「我們種的田呢？」

「也是人家的……」

「唏……」

小妹出一口長氣，眼睛又望着遠山的火烟，只感到那火烟似乎把她的心胸燃着了，整個心胸都

是熱的……

他們住的窩棚上面塗了泥，就變成了帳幕形式的小屋子。焚荒的工作完畢，來開始耘土了。天曉得，這一陣日子是怎麼度過的。每當苦悶的時候，小妹便想起了同姐姐在太古岩石旁邊割豬草的那陣日子了，有時候也可在溝裏遇見一二個頭上梳小辮子的小伴侶，在一起談着笑着，割草，割草刀發出的響聲十分有節奏的更給她們的談笑加了音拍。

「你們住在那裏？」一個年紀最小的姑娘問她。

「那太古岩下的坡上，你們過來玩呀！」小妹笑着說。

如今她們是不是到她們那破泥房去尋她？泥房已經遷空了，那兩個好朋友如果看到那泥房是空的，她們怎麼好呢？……想起來真似一個夢，像電閃一現似的消滅了。

「姐姐，你還記得我們在岩石山下割草麼？」小妹問大妹。

大妹點點頭，臉上閃起一些愁雲，她心裏太過沉重時就又唱起歌：

月亮生毛

大雨淘淘

天爺呀快睜眼

田地呀哭號

爸爸的屍首埋在山脚

.....

小妹一聽她嗷喉發出憂鬱的聲音時，兩隻小眼便發癡了，以往的生活都在她的眼睛裏出現。日子過得很快，轉眼便到深秋。這一日，大妹同小妹兩個正在被焚後的荒地上走過，忽聽得附近山頭上哄哄幾聲爆炸，遠處天空騰起了黑烟，這爆炸聲不斷的從山頭傳來，過了兩天，哥哥從遠處跑回來，驚慌的叫道：

「他們又來炸山了，我看見那天到我們家去過的人，穿着黃衣服，是不是又要捉我們來了？」

接着，又是哄哄的爆炸聲傳來。

母親的神經又沸騰起來，聽見了爆炸聲，便朝遠處的山頭望去。忽然她咳嗽起來，發着抖說：

「等他們來吧，來了有我抵命。」

然而那那恐怖的爆炸聲，越來越近了，最後近到他們居住的這座荒山近旁，爆炸聲常常震得山地跳動。過了幾日，爆炸的聲音便又漸漸遠去。這些震動的日子，在他們一家人的生命史上簡直是空前的巨大波浪，他們曾經遭受過大自然霹靂的威脅，但却沒有這般可怕。那狂風吹着樹木吼嘯，暴雨把山岩都沖澆下來，然而他們並不畏懼，他們所畏懼的却是那有計劃有步驟的人爲的聲音，那似乎都是傷害他們的。他們憎厭人類的文化，認爲那都是謀害他們生命的。然而文化逐漸朝這深山僻地侵

略過來了，歲末冬初之際，山裏的爆炸聲音早已消滅，山腰裏被開闢了一條彎折的公路，那頭部分亮的東西們便常常吼叫着由帶形的道路上爬過。老太婆一聽得這聲音，便担心着那野獸一般凶蠻的漢子們過來搶人了，告訴大妹鑽進泥草窩棚裏來。

嗚嗚嗚嗚……

一輛頭部放着光的東西，又從山下繞着灣子爬過來了，在遠山頭半腰隱隱現現。小妹正跟了哥哥耘土，站在山頭上觀望那東西的行動，忽然牠走近她和哥哥站立的山頭下面的公路上停歇下來。那東西層次呼叫着想向前爬動，但似乎沒有了力氣，動也不動一下的停在路旁了，最後牠連呼聲也沒有。接着聽見嘖嘖幾聲鐵葉聲，就看見從裏面跳出幾個人，穿了黑衣服，在向站在山頭上的小妹與哥哥揮手，他們一面揮手，一面不知口裏說一些什麼。

「小妹，快回去，他們要搶人了。」哥哥一面叫着，一面從山坡揀起幾塊大石準備做反抗的武器。小妹飛快的跑回泥草窩棚去，把消息告訴了老太婆。老太婆一聽得這消息，瘋子一般跳出來，手裏持了一條木棍，一直朝有公路的山頭跑去。她心裏滿懷憎惡，冒火的兩眼對着山頭望。

小妹的哥哥望着停立在路旁的東西，那裏面跳下來的奇形怪狀的人更多了，都在舉頭朝他望。一個穿黑衣戴黑帽頗似那日帶了兩個黃衣人從他們門前走過去的人，朝他揚一揚手，叫道：「下來，給我們推車子。」

說話時，那人的面貌頗露出猜惡的樣子。小妹的哥哥本來就憎厭他，他的話小妹哥哥又聽不懂，

憤恨燃燒在他的心胸。他神經失常，兩眼似火一般燒起，拾起一塊巨石直朝那羣奇形怪狀的人們投下去，只聽嘖的一聲，石塊落在那東西的箱身背部了。下面的人被驚得騷動起來。

那穿黑衣戴黑帽的人，忽然從胸間掏出一支發亮的東西，瞄準着他，只聽劈劈兩聲，有兩顆呼叫的小東西，哀嘯着由他耳旁飛過去。這聲音聽來似乎甚可怕，他嚇得低了低頭，然而憤怒之火仍不可遏止，一連三四個巨石又從山坡擲下去，這一次却把下面一個人打倒了。他還來不及低頭時，只聽那哀嘯的令人可怕的小東西又飛過來，當他驚覺到將有不吉祥的預兆發生時，那小東西早已把他的胸部穿進，他像一個洩了氣的球彈一般鬆軟下去，倒在山坡的柔土上了。

那瘋子似的老太婆走來時，看見兒子胸前破開拳頭大的一口血洞，血似噴泉一般朝外射。這時候，路旁的東西發動起來，人們都跳進去，早已野獸一般吼叫着飛逃了。老太婆兩眼閃着火光，手裏的木杖端在胸前，怒目望着坡下的公路，望着這罪惡的東西。最後她放盡力氣，把很大的石塊從山坡上滾下公路，把條平坦的公路弄得狼牙鋸齒，佈滿石塊。她仍舊不停的把石塊滾下去，想把她心胸的憤怒洩盡，把世外襲來的文明罪惡洗清。但是她的身體衰弱，一陣憤怒過後，便躺睡在坡上，氣息微弱了。

· 選自幸福 ·

離 婚

蔣 牧 良

屋子裏靜得駭人，彼此聽得到對方的輕喘和心跳。床上的被子給翻得稀亂，但還保存着他倆的

一些餘溫。雪白的湘繡枕頭，一齊二整的擺在床頭。那電燈開關底下，一塊紅絲線鎖邊的翡翠色小手帕，可憐地躺在枕頭旁邊；像什麼都已成了過去，什麼都是一種無可挽救的往事；而這條委棄着的小手帕，徒然令人感喟——象徵了他倆未來的一些心情。

革華無力地從床上移到門邊的帆布靠椅上，他的手足癱軟，倦眼朦朧；彷彿剛剛經過一場猛烈的球賽，乍一得到休息時那種疲勞和舒適的感覺，使他忘記一切，全生命都像浸在一種不可名狀的滿足裏。瞧樣兒，準會叫人懷疑到他不知是否業已入睡。

惠雯在床沿上先理一理那些新燙過的長髮，然後才歪到寫字檯旁邊的轉椅上。把條滾圓的帶着金鐲子的手肘壓住一疊稿紙，手掌撐起了左邊的半個頭，一條腿伸得遠遠的，擱在打窗戶裏曬進來的陽光裏，另一條，却又藏在寫字檯底下；讓身子成個九十度的傾斜，腰部的曲線可愈形顯露，更襯出她那件哈大呢臘門裝的旗袍下兩個發達的乳房，突得像童塚。

她的眼光，原落在桌子上那部法文原本的莫泊桑短篇小說集上的。也許過於疲倦的原故吧，一溜到了左下角那邊沿上，可懶得再去翻頁。接着她把視線拉開向斜對面望去：剛剛觸到革華腿上，就伸起手來指指說：

「哪……你瞧——這也不弄好，人來了可怪沒意思的……不會臊！」

男的一睜眼，發現自己的褲鈕不曾扭好，也斜着眼睛的瞟瞟床上，又瞅着女的。於是，彼此又會心地一笑，對方的臉上，立刻烘起一陣朝霞樣的紅暈。假使沒有剛才那種滿足和疲勞，他準會猛撲過去，

重演出三年以前，他在她們的宿舍裏那個同樣鏡頭，然而他現在却一點也不想動彈。

在強烈的粉香和耐人尋味的微笑的刺激之下，革華覺得自己這高度的疲勞，又因對方的嬌羞與嫵媚而減退。接着，他把兩顆貪饑着的眼珠子，向着惠雯上下打量，一點也不肯放鬆。從她的兩鬢起，一直瞧到那光光的兩條小腿，她的小嘴，她的雙頰，她的滾圓而豐隆的鼻梁以及漆黑的眸子，無一不顯出了她的柔媚和可愛來。

他覺得非常奇怪，爲什麼今天的惠雯，倒比平日更加嬌憨，更加魅人了些？因此他又記起這個大學裏有人誇張地說她是「皇后」或者叫她「校花」的，這一類討厭的名詞，現在看來，是有其真實性的。

然而不知怎麼，革華猛然覺得自己腦子裏，有着另外一個意識闖了進來。

「怎麼，有着這樣一個女人，還會使你不滿足——今天倒要來離婚的……今天……」

是的，這是一幕滑稽劇！——在人生的旅途上，再也沒人像他倆扮演這種劇情的來得親切了。演着這幕悲劇的兩位主人公，到底是苦惱，還是快樂？也許有人知道，但他們自己，却一無所知。

他們只有一個感覺：就是說這一幕悲劇，不能不演。而且這個劇本的寫成，不在今日，遠在半年以前，就把它這樣寫定的。昨天的晚上，他們不過是決定了今天再來「彩排」。要不是惠雯來時穿的那件新做的秋大衣和哈大呢披袍，愈襯出她這張橢圓形的臉子與身段的太魅人了，他不能自持地又來了一次實行「夫婦之實」的話，這時候他們準已打報館裏登了報出來，彼此很禮貌地握着手，道

着萬福走開了。然而現在？他倆都沒在一種十分迷惘的疲倦裏，不會出得門去。

革華扭轉身子，把眼睛瞅着院子中間那兩株黃楊木樹，於是輕輕地皺起兩溜眉毛，似乎在想着今天這一幕使人難於置信的怪劇，是演到底還是不演？嘴角上剛才蕩起的兩溜笑紋，這時候收斂了，腦子也完全回到了十年前，他們都在童年的那個時代裏去。

十年以前，他還只有十三歲，惠雯比他大不到五個月，可是已長成了那麼高，出脫得小美人兒樣的，不像他那樣矮小而難看，眇着一隻眼，整天拖着兩溜鼻涕和街上的野孩子瞎鬧。

這一年的冬天，他們的家鄉正在流行着一種黑死病，（註一）革華的父親一輩子的老棋友（他現在的岳翁）一家子給死光了，單單留下惠雯這麼個孤女。

父親是位唸過八股赴過兩次鄉試的老先生，認為自己和別人叫了半輩子假親家，雖是戲語，可得實踐；於是才把惠雯接了過來，好讓他們一同上學。

惠雯是一位成熟得很早的姑娘，她的聰明，她的漂亮，她的富有彈性的談吐和風致，在他們寨子裏，早就成了一顆發光的珠子。一到中學時期，她那高貴的高跟鞋底下，不知躁碎了多少同學們的心。流過了多少同學們的淚。她的崇高，她的美麗，還有她那後來的校花的寶座，「押塞西施」的綽號，也無一處不是用了同學們的靈魂堆砌而成的。

革華呢？從小可是一個不大被人重視的孩子，高中畢業以前，兩條冰流似的鼻涕，老拖在嘴唇上，長的也像一條凌亂的寸金糖。當惠雯每次受盡同學們的崇拜，打館子裏或電影院裏出來的時候，一

碰到這兩溜鼻涕，準會把臉子歪了過去的，皺着眉頭。不然就一點表情也沒有，那對發光的眼珠子，平直地斜在前面，一徑走了過去。

惠雯自從來到他家起，一直到準備上大學的那一年，一天到晚都是快活的。臉子不斷地微笑着；除了每個星期六下午她和革華一道兒走回家去，星期日的下午，又打家裏向學校裏跑來時是例外。當女的投考大學不曾錄取的那一年的二月，革華的父親硬叫他們結婚了。

這一年，也許就是惠雯這種悲慘的命運開始的一年了，她第一次嚼着了人生可痛的苦果，她明白自己是一個命運的犧牲者。

她一知道這悲慘快要到來之時，便想反抗，或者逃亡，然而這些都失敗了。於是她的微笑沒有了，她的發光的眼睛變成了兩顆無光的小煤球，一天到晚只抱着一些「升學指導」之類的書籍去死啃，寫着筆記。還有便是寫着偷偷兒的投進「郵筒的那些情書。

她不說話，也不出門，臉色變得冷酷而可怕，每天晚上老讓革華在床上轉側着的有了鼾聲，自己弄得頭昏腦脹以後，才爬上床去。接着便會聽得到他倆的鼾聲，在一齊唱和着，而且一直要繼續到天亮，絕無例外。

他們的同居，延續到了這一年的秋季，可是惠雯依然要她家的娘姨——馬老婆子叫她做小姐。——小姐就是小姐，又叫什麼奶奶的？她這樣嚴正地斥責着她的說。

於是革華的母親發愁了，埋怨丈夫當年不曾請算命先生去「合婚」。『馬老婆子嘆着氣，說準是

給大叫化作弄的，勸她主母請人去救「和合水」。(註二)然而這些都是失敗的，直到惠愛進了大學的那一年，她的態度才又開始活潑了。

革華的大學，一直等到他在家裏馱了兩個秋天才考取。在這樣一些邁長的歲月中，有人說他變壞了，可也有人說他變好了。年高有德的老先生，却聳人聽聞地說他不是個「克家」子。中學裏教他的老師們，也認爲他的天才的發展，有些不正常。

他讀着一些學校裏所不讀的書籍，也整天在外面和一些毛頭小伙子鬼混。——辦什麼雜誌，有時又不出門，老伏在家裏寫文章。再不然，就跑到外面去開什麼文藝晚會的。惹得他父親一天到晚在家裏踩着腳說這樣一匹不羈的野馬，是自己命裏招來的。——兩年以來，不知操過多少心！淘過多少氣。

然而革華却一點也不管，自己幹着自己的。不過掛在他嘴上的兩溜綠白色濃鼻涕，這時候可沒有了。個兒長得高高的，又非常堅實，同時他那兩條有力的帶着茶褐色的多毛的臂膀，也突起了一瓣瓣的栗子肉。

革華在生理方面和知識方面剛剛開始發育，開始有了不同的進展，對社會希望有着詳盡的分析和理解，自己努力讀着一些他認爲必讀的書籍時，他却遇着了了一個奇怪的阻礙。在春天，或者是秋夜，他正在好好兒的讀着書，寫着文章，一個偶然的感觸，忽然覺得有種說不出來的壓力，給了他心靈上一種不可名狀的緊迫。然而這壓力究竟是什麼？他却一點也說不出來。

他只朦朧地感到，自己的生活還短了一點什麼東西。這東西非常重要，在生活的範圍以內，是情調，是靈魂，是主宰，差不多還是促使他走向人生的大道上的契機——它是一切生命潛在的活力。有了這東西，他準會在多方面得到滿足，得到快樂，得到人生的無可比擬的幸福。然而他却沒有。他的生活是空虛的，無聊，而且沒有光彩。有時候他甚至還想到這是制止他的前進的魔障，使他讀起書來枯澀而乏味。

一遇到這樣的時期，革華便會非常苦惱起來，他把書本子闔上，塞進抽屜裏，想到街上和寨子外邊到處跑跑。但是也不行，走着走着，他彷彿看到了惠雯的背影，就在前面走着走着，彷彿又聞到惠雯的粉香，或是她的那種少女的氣息。不過他知道，惠雯是不會回到他跟前來的，她有她自己的世界，有着她那麼個不同的天地。

接着他就搔搔後腦，蹲到河邊，或者是站在一些柳陰底下去攪自己的腦汁。他認為這樣一個一年到頭不可多得的美好的天氣，惠雯決不會死死地跌在課堂上的，不是五七個油頭粉面的小伙子伴着她去向郊外旅行，便是打一些皇宮似的百貨店疋頭店裏走出來，後面跟着個把穿西裝的，給她滿抱着化妝品及疋頭之類的男同學。由於她過去那種享樂和強烈的物質慾，再配合了她在高中一年級以後的一些事跡看來，處處都證明這揣想不會太錯的，最後他可恨恨地搖頭的喊：

「別去想她，別去想她……幹麼去想這一種無聊的女人？埋着腦子讀書不會好多着麼？」
一種不安和一種奇怪的憎恨的感情衝擊着他的心，他就用着那隻眇着的眼睛，瞅住前面的

水流，全身立刻有些燙燙的。他幾番幾次獨個兒的在肚子裏起着誓——不要去記念惠雯。然而這個可憎的影子，和他本人却恰恰相反：一會兒闖進了他腦子裏，一會兒又現在前面，怎麼也揮不開去。爲了要打腦子裏把惠雯這個可憎的影子攆出去，革華去拚命地讀着一些難澀的理論書籍。有時候寫作。只有這樣的方法才是治療他的心病的最好的藥劑。只有這樣才會減去了他精神上無上的苦惱。

每當他讀書最起勁，寫作最起勁的時候，他曾忘記一切，忘記自己的存在，不單止忘記惠雯。即使偶而瞧到寫字檯上擱的她那張照片，他也覺得她非常醜陋，無論是靈魂上肉體上，一點也不足愛，是個澈頭澈尾的俗物。而那些捧她的場，讚揚她的美麗和聰明的那些小伙子，不過是羣有眼無珠，認識不了女人的傢伙。他們的無聊，他們的可笑，都使他想來要嘔哩。

一到這樣的時候，他會很自然的覺得自己高大起來，漂亮起來。認爲他父親那一年叫他和惠雯結婚，不過是一種侮辱——一種並不認識自己的兒子，弄成了不可解釋的錯誤和侮辱。於是他又想到他父親雖說赴過兩次鄉試，可是對於處理兒女的婚姻，他也不過和其他人一樣，一點沒有區別。

革華從中學畢業到大學，他在家裏前後不過住到兩年，讀了百十部以上的世界文學名著，也割壞了兩千張以上的稿紙。尤其是那些理論書籍，不知給了他多少幫助，使他認識世界，理解人生，分析社會，都有了一個相當清晰的輪廓。過去不懂得的東西，漸漸兒懂了，不健全的地方，漸漸兒健全了，然而奇怪的是許多人都說，他這種進步，不過與惠雯愈離愈遠了，他自己，可也有着同樣的一種感覺。

革華自從開始讀着這些書籍以後，便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到書本子上面去，一切生活也毫不加以檢點。屋子裏到處躺的是書，寫字檯上也給報紙雜誌堆滿了，一到他動筆去寫文章的時候，不過隨手扒開一個很小的角，連稿紙也攔不下去，便開始了。頭髮鬍子，老蓄得囚人樣的。

馬老婆子每一次看到她的小主人，什麼也不檢點，連衣服也幾天不換一換，便會拐着那對豬蹄子樣的小腳，走到寫字檯旁邊細聲細氣的說：

「大少爺，俺給你去叫剃頭師來吧……幹麼整天丟了鈔兒弄條帶的讀這些個書，寫這些個字，連找剃頭師的工夫也沒有了——少爺！」

「幹麼你會想到這些事情的？」他笑了起來。

「爲什麼不想呀？說不定少奶奶……哦，不是！——小姐又不是……真是我也太老糊塗了……說不定少奶奶這幾天又會回家要錢剪料子了哩，前天寫了信回來……她一瞧到了你的鬍子，又得歪嘴歪臉的，真的，你也太那個，幹麼不去找剃頭師？」

「多嘴！」

馬老婆子想不到他忽然生起氣來，搭訕地離開了寫字檯旁邊。

「這又叫做什麼多嘴的？年紀輕輕的人，誰不愛了個好……只有我們大少爺真……真奇怪！哈哈！」

她一面說，一面打屋子裏一扭一扭的走了出去，一直拐過了他臥房的那個屋角，還聽得到那啞

暗的嗓子老在響個不了。

爲了他這種過份隨便，過份地不修邊幅，馬老婆子不知說過多少次，革華的母親也常常埋怨他自己糊塗，使媳婦有些瞧他不起，革華却一點兒也不在意。因此他們住的寨子裏那些老輩子可彷彿有意造謠，說革華這種作風有些不對勁；讀的都是洋書，寫的又是白話，有些文章又攻擊着一些放利息的人，說都是壞蛋，他自己又故意要這麼不修飾，扮成這樣一個流氓形，無怪乎他的女人想離婚。

坐在塞北的茶館裏的那些人，對於革華的看法，老是兩個南北極。老年人和少年人，常常以此引起劇烈的爭論。少年人說革華是位了不起的青年，他肯學習，懂得又多，而且很努力，將來說不定是這寨子裏首屈一指的人物。老年人，却常常不折不扣的站在反對的地位。

茶館裏的內掌櫃，手頭在續着麻，她見座客們誰都爭得臉子紅紅的，唾沫星子噴得特別高，便裝做個非常懂事的勁兒，冷不防的插了進來說：

「你們爭鳥？」她斜睨着眼睛披披嘴的說：「好不好，一點不干你們事，還得瞧他女人哩——爭鳥？」

接着，那幾個續着麻線的指頭停頓了，她得意地掀動着兩塊又薄又輕快的嘴唇皮，告訴大家說：前幾天眇眼家的女工馬老婆子來到這兒借茶具，說昨兒個女的打學校裏回家要錢做衣服，說不定爲的是想心事哩。自從男的嘴唇上沒有了鼻涕，她也不再歪嘴歪臉的；這次回家可更不同，她對他簡直有些溫柔了。

馬老婆子的主母笑眯了眼，她還打發她去那窗戶底下聽去來。這一次可是男的老伏在寫字檯上寫着字，女的躺在床上好半天睡不熟。她幾番幾次說夜深了，腦子再熬下去不是好事，準會要傷身體的。然而男的裝着傻，氣也不哼的一個勁兒寫下去，直到床上同樣發出了鼾聲，這個才上床去。

「馬老婆子又說過，這一晚還不知鬧了多少笑話哩——那一對！內掌櫃皮笑肉不笑的結束嘴裏的話說。「鬧笑話」——兩口子的——鬧笑話……你們倒爭得臉子紅紅的……這多傻！」

一場辯論給壓服了，座客們的表情由紅臉變得睜大着眼睛，一個個都把嘴巴張得像個圈——沒有一人不給這消息怔住了。

誰都認為是奇聞，而且來得太兀突，要不是內掌櫃言之鑿鑿的，也許有人還不相信哩。跟着便有人發出了疑問，想得去探討這種轉變的由來。但是這樣的努力徒勞而無補，探來探去，不曾探出個究竟來，於是他們就始終懵懂。

另外兩位是在這寨子裏一向就有着「女生狂」的綽號的，却懶得去花這些腦子。坐在東頭的一位意味深長地瞟瞟內掌櫃那張臉，又和西頭那位交換了一個奇怪的眼色，才搖着腦袋，一累連聲的叫：

「怪事！怪事！牲口跑進了草窩裏，竟有不吃草的怪事……」

然而儘管有人連叫「怪事」，馬老婆子口頭這消息，漸漸兒的由茶館裏傳開了。不知有位什麼「耳報神」還把它轉播到了城裏去。這一來，可惹起了浪子——整天跟在惠雯屁股背後那些扮得

像外國人一樣的小伙子，都生了氣。

有位小旦似的傢伙，一聽了這消息，臉子發着青。他苦痛地倒在床上，瞅着天花板，皺一會眉，發一會楞，猛的又像下了什麼決心樣的跳起來，直闖進了惠雯那個宿舍裏去，脹大着頸子的問：

「聽說你又愛了那位吵眼，是不是……？」

女的前面擺着一部從來就不想去讀它的書，今天心血來潮的把它找出來，讀不到幾頁又無心再翻下去，正找不到方法來打發這日子，一聽到他的聲音便把頸子掉過來，很結實地瞅住他。後來又裝得毫無表情地冷冷的答：

「怎麼樣？」

「怎麼樣我可不管，我只問問你，是不是愛了他……我……我只……？」

這張塗滿着口紅的小嘴把兩個嘴角向底下一彎——粉臉上立刻溜出一絲很輕蔑的微笑，跟着就戲弄似的說：

「這倒奇怪哪！我愛了我的丈夫，竟有人想來吃醋的，這不是糞蛆爬進尿缸裏——找錯了門麼……這倒奇怪哪……哼！」

「愛了你丈夫！」這個彷彿費了很大的氣力才壓出這一句。「那那那……那……那……你那一次對我怎樣說的？」那一次……」

女的是一位對答這一類問話的能手，不讓對方說完，先發出一陣冷笑，美麗而無情的粉臉上，立

刻浮起一種使人難以捉摸的表情。楞住一忽，她像有意來消遣對方似的說：

「怎麼說麼……唔，告訴你：我高興怎麼說就怎麼說！也許……也許那時候我愛上你，不過……」

她換了一換氣。「不過那是沒有準兒的呀！誰能保證着自己老愛着一批馴順的羔羊，是不是……」

她又得意而刻毒地向他擠擠眼。「我說……我說你們每天除了會在這些女同學的高跟鞋底下磕着頭，還有什麼可愛的……可憐的叭兒狗！還有什麼可愛的——你們……」

這一來，這位小旦似的傢伙連耳朵根都脹紅了。他一聲不響，只亮着兩顆憤怒的眼珠子向她上下打量了一下，掉轉身子氣憤憤的衝出門去，而且很久沒見他再跑進這宿舍裏來，有人說，他有一個星期不會上課，想得自殺。不過惠愛這位驕傲的姑娘，可懶得去理他。

老實說，很早以前，惠愛就有着這麼一種奇怪的感覺：她發現自己不能老跌在這批男同學中間，跌久了，可怪膩的。她彷彿覺得這批男同學的骨頭都像用牛膠做的，遇着熱，只有溶化。臉子却像橡皮糖，越嚼越使人嚼得乏味。然而這原因到底是什麼？她却有些說不上來。

她曾經在腦子裏把這批同學們列過隊，一一加以檢閱，想發現自己這種感覺是怎樣來的。可是越想越得不到要領，越想越糊塗。只有等到她一回到眇眼家裏，一個很偶然的接觸，才會意識到這批膩人的同學們玩的永遠是那一套，雖也媚人，容易褪色。她覺得從他們身上再也找不出新鮮的。沒有生命，也沒有刺激。

她常常很科學地去把這些同學和眇眼做比較。她承認他們是兩個世界的人物。那位眇眼近來

也越變越驕傲了，彷彿一般不會眇着眼睛的人，都沒出息，也是他所瞧不起的。對於女人呢？他却永遠保持着——一種說不出的，具有彈性和刺激的奇怪的魅力。他不會溫柔，更不會獻媚；然而不知怎麼，一年來她一見着他，彷彿覺得自己像吃了過量的肥肉以後，忽然吃到一點胡椒樣的感覺——辣的並不可怕，可叫人消受，又叫人舒服。在同學們中間，永遠找不出同樣一種感覺的。

「這位眇眼，也真是一位討厭的眇眼！這幾年我怎麼把他丟不掉，也捉不着的？不是很奇怪？」不久以前的一個晚上，她把腦袋擱在被子裏，還這樣想過。

是的，丟不掉也捉不着，這是事實。爲了這問題，惠雯不時還感到苦惱哩。然而她是一位很奇怪而了不起的姑娘。她有蛇般的智慧，也有蛇般的固執；一遇到自己怎麼也捉不着的對方，就寧可犧牲一切，偏要去捉。非讓對方對她低頭，變成她的獵獲物，是不肯甘休的。上一次她的回家，就表現了她這種固執和勇敢。

不過也有一點是她怎麼也無法解嘲的，那便是兩年來不知怎麼連自己的眼睛也變了。她一輩子認爲那隻眇眼，是革華一個無可補償的缺憾，然而一年前，她就覺得他並不眇得那麼討厭了。等到上次回家的時候，她和這位小旦似的傢伙鬧翻了臉，一到家裏，又發現眇眼譯成了二百頁以上的長篇小說，七十頁以上的理論文章，於是她便認爲這隻眇眼，也眇得可愛了。

不但如此，叫人更奇怪的是惠雯每一次在情場失意以後，這位眇眼就彷彿誇耀似的格外發出了他那引人入勝的誘惑力。無論耳裏聽來的，眼裏看來的，行爲方面的，意識（不過她也只有這時候

才意識到行爲與意識)方面的,只要是有關革華的批評與一切,她都感到新鮮而多趣,樣樣都覺得很高度的撩人。

她認爲他是很夠勁兒的!他是一位典型的現代的男子:有着那種健全的意志,嶄新的風格,不像成天跟在自己屁股背後那批嬌嫩得像葉荳芽一樣的同學,更不像時下一般彷彿生來就是爲了向女人獻媚的小伙子;然而他有使每個女人都會傾倒之處。

他粗獷,他堅實,他的軀幹修長,胸脯挺起,另有一種悅人的男性美,兩條蟹螯兒似的臂膀,多毛而又多力。尤其難得的是他有着那麼一個多智的,長期清醒的頭腦。

惠雯認爲革華直到現在還有使人惡心之處的,可只有他那種不修邊幅的癖性以及過份隨便的怪毛病了。是人是鬼都和他做朋友,是人是鬼都把他們引進屋子裏來,談題材,鬧什麼,寫作檢討會的。她不懂得爲什麼他和那批窮小子弄得這麼起勁。誰都說他太古怪,誰都說他像囚犯,然而他還有時還會故意要留長了頭髮鬍子來給你們瞧。穿的又那麼寒酸,一點也沒有大家子氣。

其次一點,是他怪不懂得人意了。自己爲了求學,當然得在城裏,可是他却偏要跋到鄉下,彷彿有意避免和她見面似的,上一次自己回了家,他還是一樣使着牛性的。想到這些,惠雯的臉子不免有些黯然了,雖然不是什麼嚴重的槍痕,終覺使人難耐,以此,她對他便不知道冷却了多少熱情。

然而人世間往往有意外,人事的變幻也是無窮的。過不了多少日子,這些使人黯然,使人冷却了多少熱情的事情,便有着部份被修正了!——革華在這一年的秋季,考取了她們的大學,從此以後,他

們再也不會天南地北的了。

革華和惠雯在學校裏雖不同系，却同院。當學校裏開學的先一天，女的知道革華準會進城，她像準備去歡迎一位久別的情人樣的，半天的時間，花在出門以前的化妝上。

她勾了眉毛擦了粉，打箱子裏選出了一件顏色最鮮豔的衣服，配合着新買的最得意的皮鞋，穿好以後，然後才對鏡子端詳了好一會，認爲這是很夠漂亮的，但不知怎麼一轉念，一個突如其來的黯影，闖進了腦子裏。

她認爲這一去，很有點兒值得耽心，這樣妝扮自己，也許革華一點也不懂，那可白化心力。老實說，在過去，她也曾上車站去歡迎過多少同學，或者情人，可是自己顯得極隨便，說走就走，從不會拋過心力來妝扮一身的。然而這些革華怎麼知道？說不定又像上次回家一樣，還會給她一種無情的失望哩。於是她又遲疑地坐了下來，眼睛瞟着窗外的藍天。

她楞在那個窗戶跟前，很久不會動彈，左手的食指在絞着右手那塊淡黃色的小手帕，一會兒絞攏，一會兒又把它放開，翻來覆去的做着這麼個老動作，腦子裏却奇怪着自己。

她認爲自己有着許多莫名其妙的心情，不但別人不懂，有時自己也會不懂的。例如這一次她想去攬取革華的那顆心，本是件毫無把握的事，然而老想去。失望是意中事，可是不怕失望。自己有着一種與人不同的脾胃，有時候，甚至還感到失望是甜蜜，是刺激，覺得這一類的甜蜜和刺激，除了革華，別人是不能給她的，並且沒有。

比方說，上次回家吧，不是碰了很大一個橡皮釘子麼？固然，在當時也有些生氣，覺得豈有此理，這是有損自己的尊嚴的，一到第三天早上，可就很不痛快的走了。剛剛踏進學校裏的那條門檻，便又懊悔起來，認爲自己太沒有毅力，一顆釘子給碰昏了頭。而且這釘子也應該碰的，挺起碼都是「自食其果。」

這樣一想，她便又提起了勇氣，站起身來，再對鏡子瞧一眼，然後才挾着皮包走出門去，不過她心頭始終有些慫慫的。

果然，這一天下午，她回來得很早，進門以後，勻的一響關緊了那張玻璃門，接着很不愉快的倒到床上。她譴責着自己的腦子爲什麼常常不冷靜，懷了過多的希望去，兜了太大的失望回，這情景又多慘！於是她便記起了家鄉一句俗語：「癡心女子負心漢，」雖然並不恰切，但至少她今天跑上車站去，是可以這樣說的，她感到人生有些乏味，情場的變幻太離奇了。

可是一到十天以後，她的想頭又變了樣。十天以後的一個下午，她獨個兒的站在校園裏那堆盛開的菊花底下想：

「真的，如果眇眼也同着站在這一堆，這多好……這不是叫做一捻紅麼——唐明皇和楊貴妃那個共賞一捻紅的故事多媚人！他要站在跟前，我得說給他聽，他是從來不留心這一類的故事的。」

後來她又記起那天她去歡迎他，他的態度很冷峻，不過要是聽了這故事的話，我敢保證他，決不會如此冷峻的。於是她又再在肚子裏很肯定的說：

「你說他真有這麼冷峻？真的這麼不懂？不是的，他在那裏裝死哩！——那傻瓜，他說不定還記起我從前那些事哪……」她楞了一忽，又繼續想。「我可不相信世界上真有這一類冷峻的人……過幾天，他準來的……過幾天……」

可是抱歉得很，一連過了兩個星期，革華居然沒有來。這傢伙，真作怪：他來到這學府裏這樣久了，一點也不想到要改變自己的作風，整天趴在桌子跟前寫呀譯的，不出門，也不說話，除了聽完那兩堂課，便把整個心身埋在帶來的那些書本子裏面。

「你也得去瞧瞧惠雯了。人家來了很多次，又妝扮得那樣漂亮，你可不去走一走。」一位外文系的同學警覺他的說。

「唔，我得去！」他抱歉似的笑笑說。

但是這一句話，革華始終不想兌現，一天過去了，革華沒有去，兩天又過去了，革華沒有去，接着一星期一個月的過去了，革華仍然沒有去。而且彷彿一輩子都沒有去看惠雯的希望。他似乎全沒有意識到這是一位校花在勾引他，這一來同學們就大家爲之譁然了。

不知是九月還是十月，總之，是一個不曾過雙十節，又非常燥熱，非常反常的星期日，一捻紅開謝了，遇着這幾天的氣候，又開了起來，過時的夏令衣服誰都把它遺棄了，現在也重翻了出來。誰的手頭都揮着扇子淌着汗。

也許是氣候左右了生理的原故吧？人事就跟着這種反常的天時變成了奇蹟，這一天的下午，革

華突然跑進了惠雯她們的宿舍裏來。

女的剛剛睡醒午覺，一種迷惘而又使人感到困倦的感覺作用了全身，她可有些留戀着這張床，懶得起來。她的上半個身子只穿得一件乳白色的沒有袖筒的小短褂子，下身却繫着一條白底子起小茶花的短褲子，兩條滾圓的臂膀和雪白的大腿全裸在外面。發達得很好的兩個乳房，就饅頭似的撩人地高高的聳在短褂子底下。

男的剛剛推開那張玻璃門的一半，身子不會進得門去可怔住了。他沒有再前進，也不想後退，只把兩道驚愕的帶着貪饑的眼光直射在她的隆起的胸脯和兩條光光的大腿上，饜了似的發着癡。接着就只聽得他氣喘，週身的血管也似乎起了最強烈的變化，胸脯作着最高度的起伏，腳程也有些兒哆嗦了。

女的却恰恰相反，她滿不在乎的掉轉頸子，讓半個塗滿了胭脂的粉臉壓住了散亂在白色的枕頭上的那把黑髮，斜睨着漆黑的眸子瞅着他，後來，她又揮動了那條帶着金鐲子的臂膀，拍拍床沿的說：

「來：進來……幹麼站在那兒？——來這兒坐着，我有話給你說……」

可是男的沒有動，胸脯起伏得更快了，全臉子也給週身的血液染得通紅。女的微笑了一下，又向他丟出一個怪魅人的眼色，然後補充似的說：

「進來呀……怕什麼？——傻瓜！」

男的可像再也控制不了自己，訇的一下帶關了那張門，他變得像條野獸，大踏步的搶了過去。猛一來，那四片鮮紅的富有生命力的嘴唇皮湊到了一起，四條光光的臂膀，彼此擦住了對方的上身。

這一天的晚上，惠雯和革華都不曾回到自己的宿舍裏去，在一家並不顯得堂皇的旅館裏，度着他們那種人生必然度着的甜蜜生活，一直延續到了第二天。有位好事的先生想給他們來一個記載：詰問他們的婚期到底是什麼日子，事實的答覆是：當惠雯不曾考取大學那年的二月，不過是他們的婚期的前奏，正式婚期，却在這麼一個什麼都已反常的星期日晚上。

星期一的下午，革華從自己床上一覺醒來，發現氣候已經完全變了，宿舍裏的陽光也暗了下來。西北風挾着棉絮似的濕雲，在長空飛舞着；剛剛飄過這個屋角，一轉眼又向東頭的塔頂上滾去。雨聲可由急遽而變得沉悶了，讓階前這些壺嘴巴樣的簷流，不大也不小的老在點滴着——彷彿每一滴都敲擊了革華的腦子。

他不想起來，也無法去解除雨聲給他帶來的煩惱，只睜着大眼，看住窗外那些蒼茫的遠山——遠山像籠在烟裏，這麼神祕而愁人。於是便勾起他一種無上的內咎，臉子非常沮喪，同時還透露了一個多少有些神經質樣的青年的那些像懊惱，又像是犯了罪樣的心情。

他記起母親昨天打鄉下給他們帶來的零用錢，叫他分一半給惠雯，這樣他才走進那女生宿舍裏去的。想不到這便鑄成了一個難以饒恕的大錯——犯下了這場罪。

他彷彿覺得自己像嫖了一次妓院，昨天晚上不知怎樣過了來的。他活在這世界上，差不多二十

二年了，不曾幹壞事，然而這一次他落了水。一陣刺心的內咎接着一陣慚愧，於是臉子發起燙來。

幾年以前，他就看出惠雯和他的這種配合是錯誤的，彼此有着不同的志尙和興趣，彼此也有着不同的頭腦和需要，意志劃分了兩個鮮明的壁壘，惠雯這種享樂主義的發展，更成了他們之間一條難以填平的鴻溝。即使勉強結合，也不過彼此沒有光明，彼此沒有歡樂；苦痛將會成爲養育他們的生命的唯一泉源，這可絕無疑義。

他自己早就有着這麼個決心；他將打這個封建而又破落的世家裏強站起來。他不學父親繼承了祖父的遺產，赴過兩次鄉試以後，其餘的日子盡拋在喝酒與弈棋上。還有便講究一點對他的那些朋友的所謂氣誼的。

他總想寫出點東西來，他要變得像個人一點，這樣活着才有意思。於是他才開始走上這條生活只有清苦的文藝道路。

惠雯可就不同，她從小便長得像一朵玫瑰花，同學們引誘着她，使她的生活走入了更發臭，更腐爛的深坑裏去。況且玫瑰花從來便需要愛，需要享樂與溫柔，需要大量的金錢作爲眼淚，然後才可灌溉的。自己可辦不到——他們不是配偶。

但由於他的太年青，由於他的生理的發展的太作祟，同時更由於對方的嫵媚和撩人的原故，有時候他的頭腦會糊塗起來——這許許多多東西，很苦痛地把他圍困了。

他幾番幾次懷疑着自己能不能夠走這條崎嶇的文藝路線。幾番幾次幻想到未來的天地說不

定可以塗成銀色或金色的。他質問自己：能不能夠受點兒委曲來點釋人生？然而這些總敵不過他的未泯的良心和譴責，還有血淋淋的事實給予他靈魂以太大的壓迫了。經過了長期的苦痛與失眠，經過自己捏緊拳頭痛過着自己的腦袋，於是她才拯救了他的靈魂，決意不去理她。

也許是年青人的腦子不失之於彼，便失之於此吧？接着他對惠雯使只有厭惡，只有唾棄。也許是單方面所拋的心力，嚴重地損壞了他的自尊心吧？有個時期，却下意識的想得破壞她的女貞，作爲自己的洩憤。

不過這樣的想頭也只是一忽，而且這一忽往往都出自他的墮性的發展到了無可控制，或者在讀書的連續性中斷以後。再不然就是在一年中那些最好的天氣——當春的氣息刺激了每一高級和低級的動物，至於全身的骨節都似乎有些發脹的時候的事。

過不了多少時候，他又馬上懊悔起來，想着這可是下流人的想頭，有些無恥。單方面拋的心力，又與別人什麼相干？報復什麼？這樣他可顫慄了，咬緊牙關去剋制着自己：不是拚命寫作，便整個的心身又鑽到了那些書本子中間去，一直要到這種下意識的活動在腦子裏完全絕了跡，然後他才覺得輕鬆了些。

可是昨天晚上他像是發了瘋，居然這樣無恥，這樣下流——他竟同惠雯在那個旅館裏同了居。他認爲這是自己已經在開始墮落了，而且是一輩子中間一個怎麼也不能洗掉的污點，他惶恐了。他在床上翻了一個身，把眼光從窗外那些像籠在烟裏的遠山那裏收回來，雙頰就顯得像多噁

了些酒——烘得通紅。他胆怯地慄慄書架旁邊的那張門，彷彿耽心着有位什麼同學在這時候會走了進來，接着把那條齊胸蓋着的毛巾氈子籠上一點，故意將臉子歪向裏面。

他懊悔，他苦痛，他覺得這種犯罪已經無可糾正，想要追究一下這動機的由來，或許再用拳頭去搥着腦袋，也屬無益。同時自己却失掉了這種勇氣，他只差沒有淌下眼淚來。

「我們壓根兒就沒有愛麼！沒有愛的同居算什麼？不叫犯罪麼？——真該死！真該死！」頓住一會，他又在肚子裏這麼叫。

從此革華的意興更蕭索了，臉子也更冷峻了；叫人一望見他，準會聯想到化石的。女的每一次扮了笑臉來，老是板着青臉去。他有着半年以上的時間不會踏進她們那宿舍的門檻，讓腦子鑽在書本子裏。稿紙越畫越多了，頭髮鬍子比在家裏蓄得更長。

這一來，同學們中間起了兩種反感：一是跟在惠雯屁股背後走的那些小伙子又起了勁；其次是一批研究變態心理學者像有了什麼新發現，談話老把他拿來做例證。有的就完全否定他，說這一類人物只能算白癡。

女的一開始，很像有些珍惜這麼個奇怪的星期日：她的臉子發着光，咯登咯登的皮鞋聲，愈響愈急躁了，那件秋大衣的下擺，也跟着她這種輕鬆的步伐老在一蕩一蕩的。等到第一次她在男的那宿舍裏敗了興回來，才睜大了驚異的眼睛。第二次再遭到打擊，她伏到這張寫字檯上哭了。

接着便是她的失意，她的苦惱，她的憂鬱的表情和高度的頹廢。很長一個時期聽不到她那急躁

的皮鞋聲，也看不到她那種輕鬆的步伐。什麼都顯得那樣無聊而悶人，什麼也提不起她那已經冷卻了的興致，整天默在屋子裏不出門。

不知是這一年的冬天，還是第二年的初春，她讀了一部什麼外國小說，那位女主人公在失戀以後，一顆心無處可擺，只有去讀着書，想不到這便是使她們那種已經死去了的愛得到了復活的一個機會。

這一來惠雯像得到了不少的啓示：她把手頭的書本子推到一旁，眼睛看着前面的粉牆發着楞。五天以後，她屋子裏的衣架上那些五顏六色的衣服收拾了。八天以後，桌子上那些驕傲得嚇人的化妝品讓位了。代替它們而來的是書籍——而且是厚厚的部頭，很有些像革華平日讀的那些書籍。

記得是桃李花盛開的季節吧，有一個晴天的下午，惠雯又走進了革華的屋子裏去。她沒有燙髮，也沒有畫眉，只薄薄地敷着一點檀香粉，身上穿一件非常稱身的淺藍色的士林布旗袍。她有着兩個星期以上不會去妝扮身上，想得讀點兒書來妝扮頭腦。

「你可不能把我當做個妹妹樣的教育麼？——多忍心的傢伙！」她坐在對面的椅子上親切而又莊嚴地說。

男的自從她進門以後，像觸了電樣的怔住了。他懷疑着自己的眼睛看錯了，對面不是惠雯。等到對方誠懇地向他發出了求救的呼聲，他才驚醒樣的糾正她說：

「不是妹妹——是姊姊哩！」

女的一笑，立刻又裝出個俏勁兒，緊釘着他一眼，跟着又故意堵起那張五年來僅有這一次不會擦着口紅的小嘴，說：

「只有你這個人真是……別人和你說真話，你又在姊姊妹妹的了……不配——你說……」

這一天她回宿舍裏去的時候，可不像上次那麼頹廢，步子縱不像去年秋天一樣輕鬆，也不是半年來這種無精打彩的。她有些興奮：這一次男的意外地和她說了許多話，她也第一次才發現對方有着這樣一種教育別人的熱情。雖然他的說話還是一樣冷峻，一樣刻薄，有些句子簡直是在嘲弄她——挖苦地說她是位享樂主義者的小姐，但是在有意無意之間，可以聽出對方有着的一種不可掩飾的希望，使她滿足。

從此以後，她得讀點書了。戀愛雖說是年青人的一段富有詩意的生活，老鬧下去也怪沒意思。自己已經是大學生了，腦子這麼空虛，要不充實一下，將來只有落伍的，即使情場能夠得意，本身站不起來，還得回到廚房裏。況且情場也未見就有把握。周圍這羣對象，不都是些意圖行騙的騙子麼？這樣她就決意照着革華的話去做，想得讀一點書。據她自己的估計：如果真正站得起來的話，革華也不像完全沒有挽回的。

惠雯回到宿舍裏的第二天，就開始了她的新生。這一天她起得極早，從校園裏做了深呼吸回來以後，吃了雞蛋牛乳，然後才攤開書本子。

可是該死得很！這些倒霉的書籍，怎麼這樣難讀的？比起課堂上的講義來，更艱澀也更難懂，弄了一天，她便感到有些厭倦。以先她還認爲是自己的書讀得太少的原故，幾年來的腦子，只差不會生鏽了。等到第二天和三天，她才發覺它們完全乏味，懶得再去翻它。

使她最感到頭痛的倒不完全是書，而是革華這傢伙有意和她作難，自從她開始讀書以後，接連幾個星期，他都跑到了這兒來，每一次見面，老是說：

「讀得怎麼樣了——近來？」

「唔，懂倒也還懂，」她忸忸地答。「不過……不過這些書真乏味……」

「乏味？那可是你沒有懂。」他很簡單的說。

接着，他又得長篇大論來一套理論，什麼認識和方法的，老要說得她耳朵裏嗡嗡地發着響，然後才肯甘休。

她每次和革華見面，很不歡喜他的第一句話，有時候他還得叫她提出問題來，這就迫得她更窘。她奇怪着世界上的事情怎麼這樣呆板的？革華這樣一個人，總算不錯吧！他沒有那批同學們的膩人，但是新鮮在他身上，確已褪色。

是過去兩天的上午吧，有着一位從前也在她屁股背後走過兩年的傢伙從上海來，邀她出去走走，她也想得換換口味，十點以前，他們出了門。不知是多喝了杯酒，還是初夏的季節太困人了的原故。回來以後，她什麼也懶得去做，默默地倒在床上想什麼。接着革華進來了，第一句他還是問：

「讀得怎麼樣了，近來？」

她楞住了好一會，然後才答：

「讀得怎麼了，讀得怎麼了，你以為一個人除了讀書之外就再也沒有世界，也沒有生命了麼？」男的一聲不響，只朝着她苦笑，冷坐一會，他可走了。想不到這一去竟成了她們另一種別離的先聲，雖然學校裏放暑假的時候，他們在家裏還是會着的，而且儼然夫婦。

時間給了他們一種最大的考驗，幾個月別離使得各人又回復了各人那種舊的生活，惠菱又丟了兩位情人，她自己也被情人丟了。她和革華見面以後，似乎深深地感到有些不安，然而男的却像給書本子完全弄昏了腦筋，一點也不知道這些事情樣的，還意外地給她滿足。

這一個暑期，寨子裏的人都驚異着他們過得不靜，老是一個讀書一個寫作的，從不會鬧什麼整扭，也不見傳出什麼新聞。馬老婆子笑歪了嘴，革華的母親也成天唸着佛。

然而這種安靜與和睦的祥光，愈是在老年人中間散佈開去，女的愈感到了悲哀，她覺得近來的革華，除了給予她一種獸性的蹂躪而外，毫沒給她安慰。她曾經流着眼淚想向他跟前贖罪，可是男的不是嬉皮笑臉的打斷她的說話，便會讓她伏在胸脯上說着說着，他便打起呼來。她認為自己只佔着了別人的身，沒佔着別人的一顆心。

記得有一次她又提到了她的讀書問題：

「怎麼，你以為我這一輩子就不能讀書，也不可教育了嗎？」

「什麼時候我說了這樣的話？」他笑。

「幹麼我一提到這問題上去，你不是氣也不哼，便是笑的？」

「難道我得哭？」

話可再也無法延續下去了，女的坐在床上偷偷兒的淌眼淚，男的也輕輕地啣了一口氣，然後才又抓起筆來。

是過去半年的時候吧，革華和惠雯度過了這個暑期重上城去，男的在學校旁邊租了這間平房。他告訴同學們：他有一個劇本想寫，宿舍裏過份嘈雜，得租這樣一間屋子。然而搬進這個新居以後，有着一個星期他不曾動筆。惠雯來過兩次，見他不是獨個兒的在屋子中間走來走去，便在那裏發獃，臉色非常難看。不知什麼原故，女的老覺得這地方不是她坐的。每一次便有着一種不祥的預感似的，站的不到多久一會可走了。

革華從不曾關心過惠雯的來去的，他苦痛地用上面那排門牙死死地咬着下嘴唇，去運用着自己的腦子。他覺得這樣老和惠雯弄了下去，不但毫無好處，她準會拖着他不讓他向前再跨進一步的，一到最後，只有兩個人都一齊拖下水去，什麼都已看穿了，什麼幻想都不能存，唯一的方法，他只有拯救自己。

「啊，這可是人生最大的悲劇……他得帶着笑臉來向她開這一槍的……他得……」
他深深地抽了一口冷氣，倒到門邊這張睡椅上。

三天以後，他一早便去學校裏找了惠雯來，兩人在城西那個蘆花蕩裏划了大半天船，又去館子裏吃了中飯，然後才看三點半的電影。

女的這一天老覺得心跳，什麼都像已經顯露了一種不祥，看看男的，也毫不像在找尋歡樂，不過機械地放完他那些預定的鏡頭。剛剛走出電影院的時候，她便向他求救般的說要回去，可是男的探身一把拉住她：

「上我那兒去，有話對你說。」這聲音鐵硬。

他倆在街上默默地走着，來到離開電影院不遠的一個西餐館邊上，男的又買了一瓶「威士忌」，他一面挾着她一條胳膊向前走，一面咕嘟咕嘟的喝着「威士忌」。剛到門前，酒已完了，於是他便毫不顧惜地把瓶摔得遠遠的，才進門去。

他倆在這屋子裏踱了快一個鐘頭，他才很正經的對她說：

「我說……啊！……我們……我們的那日子——彼此都知道的那日子，終於到來了！……你不覺得奇怪吧？……爲了……（他頓住一忽才又壓啞着嗓子的說）爲了雙方不再增加對方的痛苦，我們……我們——只有走開。對不對？……我們只有……」

女的楞住半天，連臉子上的眉毛也像要飛了開去樣的，可是她也終於顫動着嗓子的說：

「好的，我……我……我可老早知道你得向我提出的，老早……好的……」

「這個對老早……」男的咬着牙根補充的說。「爲了不再虛偽，那麼彼此給對方的前途祝福，

都成了多餘的。」

女的點着下巴，表示同意。可是男的又接着補上一句：

「那麼什麼日子我們上報館裏去？」

「隨你的便。」

他們這樣一幕延擱了十年的悲劇，便在這一晚演完了。

但不知怎麼，這幕悲劇的劇本寫就以後，兩個主人公都沒有去排演它，彼此都似乎提不起這種勇氣，彼此也彷彿在遲疑什麼，一幌眼可就有了半年。

在這半年中間，他倆都用了最狂放的姿態想從對方身上取得滿足，然而這劇情可愈演愈慘了，在歡樂中，常常有着一種不同的感覺在起着相反的作用。這個與其說是出於愛好，無寧說都出於憎恨，與其說彼此在留戀對方，無寧說彼此都在凌虐對方；結果，就使得歡樂變成了悲戚，滿足換來了更大的缺恨。這種苦痛天復一天的加強了革華內心的壓迫，使他昨天晚上不能不向惠雯提出最後的通牒，來結束他們這種荒淫與無恥的生活。

革華躺在門邊這張帆布椅上，睡夢似的回想着了十年來他們這種怎麼也叫人難於理解的生活以後，接着，可很冷靜的在肚子裏說：

「唔，得結束了！得結束了！這半年我不是已經給她拖下了水去麼？——這半年……」

後來他的眼珠子又瞅着院子中間那兩株黃楊木樹，呆住了一會兒，然後才拿出了他最大的勇

氣，慢慢兒的站起身來，整整衣服，走到女的跟前，很謙和地向她肩上拍拍說：

「好走吧！我們上報館裏去——是時候了！」

女的翻起了眼睛，又向他打量了好一會，才慢慢兒的站起來。接着，這一對男女可一前一後的走出了門去。

註一：江蘇北部的一種疫症，死後顏色發黑，故名。

註二：一種迷信，夫婦不和，說是乞丐使了邪術，再請乞丐作法撮合，謂之敷和合水。

· 選自愁人集 ·

賽會

茅盾

一

下午四點鐘光景，天空的烏雲愈來愈濃。隔十多分鐘，就有雷聲，隆隆地，好像頑皮的孩子在樓板上拖椅子。

可是沒有風。狗都吐長了紫黑的舌頭，躺在沒蒼蠅的地方喘氣。蒼蠅全是紅頭金身的，懶懶的都釘在街角的西瓜皮堆上，遠看就像一堆烏金色的牛糞。

有些紅翼蜻蜓滿空亂飛，團團地打圈子。

小攤上喝「涼粉」的人們，一面揩那不住鑽出來的汗水，一面望着天空說：

「要下雨呢！」

孩子們擺出心事很重的嘴臉，看見有人從街西來，便攢住了問道：

「今夜出來麼？不會下雨的罷？」

這鎮上因為天旱，就由鎮西區的居民開頭迎神求雨。照例是「周倉會」，昨夜已經出過一次，如果不下雨，是要連來三夜的。

賣「涼粉」的人很正經地把兩隻手掌彎圓了，接成長管似的，罩在右眼上，又閉了左眼，仰臉朝天，打着千里鏡；嘴裏輕聲說「靠不住」。忽而他放散了「千里鏡」，就拍着攤旁邊一個十來歲的男孩子的光光頭，大聲說道：

「金官！你說下不下雨？」

「不！」金官怒聲回答，像是命令人「不准下雨」。

「哈哈！依你金口！」

賣「涼粉」的漢子笑着說，旁的也都笑了。

金官倒有點不好意思，轉身就跑進了自家店裏。這「涼粉」攤子擺在金官家的店門口，少說也有三五年了。金官和那賣「涼粉」的漢子是好朋友。

金官家的店是賣雜貨的。說是「店」，實在不過是大一些的攤子。平常時候，有金官的爸爸和媽媽一對兒也儘夠招呼主顧；三月和十二月略微忙些，金官就充了臨時學徒。現今這七月裏，生意最清，

金官的爸爸吃過了午飯就不在店裏，只留了老婆坐在那裏紮鞋底。

聽得大家笑，金官的媽媽放下鞋底，隔着櫃台問道：

「阿虎！還剩幾桶涼粉？——今晚上還擺下攤麼？保不定要落幾點呢！」

賣「涼粉」的阿虎伸三個指頭一揚，仰臉看看天空，苦笑着。

天色更黑了。烏雲像山峯一樣，重重疊疊，慢慢地移動，雷仍在遠處響。淡弱的電光偶爾一閃，雷聲便像更加近。

女人們都把當街口晾着的衣服收起來，很嘈雜地說：

「可不是周倉老爺有靈？昨夜抬出來一趟，今天就有雨了！」

金官聽得人們都說要下雨，就覺得討厭。他想：阿虎還不收攤子，也許這雨不下也沒定。然而阿虎等等再沒有主顧，也就收了攤子，剩下來的三桶「涼粉」就寄在金官家的店裏，說：

「今夜生意做不成了！攔到明天也變做了水。張家嫂，你們要喝，莫客氣！」

金官的爸爸張老四也回家來了。七歲的女孩子阿珠騎在爸爸的肩頭。

「要下雨了。今夜周倉老爺不出殿！」

張老四放下了女孩子，抹着額角上的汗，一面說，一面拾起瓦茶壺來，嘴對着嘴，骨嘟嘟地直吞。

金官和阿珠看着爸爸的臉，覺得天要下雨全是他們大人不反對之故。他們又仰臉看天。那些山峯似的烏雲，此時都像餡糖做的一般，紛紛軟攤下去，慢慢融成一片，顏色更加黑了。阿珠看了一會兒，

就喊道：

「要下雨麼？明天拏長竹竿戳你！」

吃夜飯的時候，天色已經墨黑。鐘上却不過六點。金官和阿珠都少喫了半碗飯。一放下筷，兩個孩子就跑出去，坐在階石上，像昨夜那樣，等候會來。

一羣同街的孩子，都有十來歲，「報馬」似的從街東跑來，向街西去；亂烘烘地嚷着：「讓開讓開！老爺轎子來了！」阿珠和金官都大笑。接着是第二批孩子又從街東跑來，中間有一個拏着燈籠，跑過金官他們跟前的時候，就叫道：

「阿金去呀！去看老爺出殿！」

金官來不及回答，跳起來就跟着跑了。阿珠坐在階沿上，蹣跚哭，忽然看見賣「涼粉」的阿虎唱着山歌走來。阿珠就拉住了，要他回去。阿虎一把抱起那女孩子，抗在肩頭，却喊道：

「張家嫂！張家嫂！小姐要去會！」

張家嫂在那裏洗碗，只答應了一聲「曉得了」，人却不出來。但是張老四押着金官來了，嘴裏說：「要看就在門口看！店們開得直蕩蕩，你就走開！」

阿虎笑了笑，就把阿珠放在櫃台上，依舊唱着山歌走了。張老四就叫金官幫忙，將店板裝上。一半，吩咐兩個孩子只可以在門口等候，他自家又朝街西走去，那邊是市中心熱鬧區域，遠看去，燈光點得雪亮。

張家嫂扯一條板櫬來，坐在店門口，和鄰家的女人閒談。

阿珠坐在她媽媽身邊的門檻上，眼睜睜只望着街西頭，她知道「會」是從那邊來的。金官却像「放步哨」似的在右近溜來溜去，碰到認識的人就打聽消息。

人們的回答都不一樣。大人們更是隨口回答，好像對於這「會」很冷淡。金官只好一個人着急。阿珠還在那裏耐心等待。可是她看見街西的燈火漸漸暗下去，暗下去，終於只有幾點金星飄飄揚揚。後來金星也不見了。忽然「會」到了面前，火惹惹地亂做一團，跟昨晚見的完全不同。她笑了。但是一陣劈拍的蒲扇聲將她驚醒，媽媽搖着她的肩膀說道：

「打瞌睡麼？去睡罷！」

阿珠把眼一睜，看見金官朝她笑，看見沒有會，她的眼皮又合上了。但這一次，連金星也沒有，却是一團團的黑東西，接着又是密麻似的亮繩子——她在雨裏走。猛然一陣風，她翻一個身，看見自己躺在床上，媽媽用蒲扇趕蚊子：

「我不瞓，不瞓……」阿珠含糊地囁着，身子却讓到裏床去了。

金官站在樓窗前，擺好了一定不肯睡的姿勢。

這時街上有些人走過，脚步聲很快。一個聲音說：

「到底落了，我說挨不到明天！」

張家嫂也替金官趕蚊子。金官向來跟他爸爸睡，他們的床就在窗前。

「那麼，會來了，一定要叫醒我呵！」

金官鑽進帳子裏，還沒有死心。這時候，雨聲薩拉薩拉地在瓦面上響起來，對街的人家碰碰地關窗子了。

金官朦朧中覺得又在街上和鄰家的孩子們擲瓦。把一條草繩當作龍王。他們把瓦片擲到「龍王」身上，一面喊：「爛草繩，死龍王，看你下雨不？」金官連擲三次不中，使性拏起那草繩來扯作兩段。「不行！不行！」別的孩子都噪起來。金官就逃，却絆着什麼跌了一交。這可是就跌醒了。

窗外街上還有孩子們嘈雜的喊聲。金官用手背揉眼皮，翻了個身。可是鑼鼓聲音又隱隱從遠處來了。

金官本能地爬了起來，床頭就是窗，窗是開着，金官鑽出帳子一看，滿街上全是人了，街西那些店舖全都熄了燈，黑魆魆地看不清，但就在那邊，遠遠地人聲轟動，夾着鑼鼓。忽然街西轉角處飛出一個火把來了，接着又是一個。金官快活得心跳。

大床上的阿珠也醒了，急得哭喊。金官半個身子伸出窗外，什麼都不理會。這時張家嫂也來了，就把阿珠抱到窗前的桌子上。

街西轉角處擁出一片火球來了，高高下下，紅的和綠的夾雜。鑼鼓打着髮髮鏗鏘鏗鏘的節奏，孩子們們快活的亂叫。

那一簇火球愈來愈近，可是望過去却不及先前那麼好看。鑼鼓聲也只是蓬蓬鏗鏘地，震得人耳

痛。一會兒，都從窗下走過了，只是散散落落的許多人，各人手裏擎一根長柄燈籠，有紅的，也有綠的。鼓樂的一隊也只有四個人，單調的打着。

金官和阿珠怔怔地看着，覺得昨天晚上還要好看些。阿珠揉着眼皮，不滿足似的拉着了媽媽問道：「還有麼？還有麼？」媽媽不回答。

金官聽得爸爸的笑聲，在窗下街頭。好像爸爸還說了幾句話，就有若干人附和着笑。

「周倉老爺」也抬過了，那一簇紅綠燈籠已在街東，密層層地轉，又覺得好看了。金官盼望他們停在那裏不動。可是他們到底去了，遠了，一點一點小了。阿珠非常不過癮似的賴在窗口不肯走。

忽然有幾盞紅綠燈籠飛跑回來，到金官他們的門前就停住。

金官聽得他爸爸跟那些紅綠燈籠吵嘴，也有賣涼粉的阿虎的聲音。爸爸的聲音怒叫道：

「是我說的！你們打算怎樣？」

「怎樣麼？明天請你吃茶！」

也是怒叫，紅綠燈籠的長柄都亂幌了，像要打起來。媽媽在窗口發急，連聲喚着「阿金的爺」，可是下面噪做一團，聽不到。媽媽就慌慌張張跑了。金官和阿珠也趕快躲到床裏，不敢作聲。

金官當不住呵欠，却又盡力把眼皮睜開。聽街上，還是鬧哄哄，爸爸和媽媽却進房來了。爸爸嚷着

聲音說：

「好好壞壞，大家公論，我賴什麼！他們不講理，我就怕了麼？」

「你看會兒管看會，說他們幹麼？又不是本坊會，寫過你的疏……」
媽媽埋怨爸爸，埋怨了許多。可是爸爸不理，只把蒲扇撲得怪響。金官在床上聽着聽着，也就睡着了。

二

第二天，張老四和「會」裏人吵嘴的事，總算由「和事老」出場講開。張老四在周倉老爺面前點了香燭，磕了三個響頭。主持「周倉會」的人們還是恨恨然說：

「看你們後天出會，來不來我們兩區！」

原來張老四所在那一區也要出「會」。這是西區的「周倉會」籌備成熟了後引出來的。名目也是求雨，現在雨既下了，西區的人們又揚言要報復。就有些老成人提議縮短路線。「總管老爺」只在本區內抬一轉，不到別區去。

賣「涼粉」的阿虎整整一下午關心着這件事。說不到三句話，他就搔着頭皮，映着一隻眼，好像自己問自己，輕聲說道：

「當真只出本方麼？還像什麼會！」

坐在櫃台後面的張家嫂聽着要笑出來。阿虎覺得了，也勉強笑着，給自己辯護：

「可不是，張家嫂，他們說我的是發財生意，寫了我四毛錢的疏呢！呵呵，發財生意！前天算是做了

個夜市，昨天幾點雨又落光了，三桶涼粉白白倒掉。要是明後天再不出點生意，四毛錢使那裏去找呀！廟裏的老道士又問我討井水錢，說我喫到他們出家人身上……」

正說着，有人走到攤子前，叮的把兩個銅子丟在板上。阿虎趕快轉身盛起一碗「涼粉」格外討好，多加了一瓢。

「涼粉倒不消，多點兒糖罷！」

那人粗聲說。阿虎做了個鬼臉，拏那小竹弓兒到盤子裏糖堆上再刮了一下，笑着回答道：

「噢，多點，多點，這可多了！當真糖貴了，兩個銅板，只好買糖。」

「你這不是東洋糖麼？」

「說的對，就是東洋糖呀！用了本國糖，頂好的三煎，客人還嫌顏色太黑，我這小攤兒可就賠不起。朋友，東洋糖禁過，一禁就禁漲了價。」

阿虎說着，就歎了一口氣。

這時又來一個人，生得闊嘴濃眉，身材高大，他走到張家舖子前，往櫃台邊一靠，却用兩個指頭敲着櫃台角，叫了聲「阿虎來一碗！」却又嘻嘻開了大嘴說：

「阿虎生意經真好！又說東洋糖禁漲了價，生意難做了。」

「這是老實話呀！老六伯，來一個大碗罷？糖重些，我知道。」

阿虎說着，就拏一隻大碗來盛「涼粉」。他不用那小小的竹弓兒在糖堆上刮，却用一個小調羹

到另一隻糖碗裏去舀，加到第三調羹的時候，阿虎覷着老六伯轉過臉去和張家嫂攀談，就把那小調羹再在碗面上輕輕一掠，舀些糖回來，這一番手脚，又快，又自然，但是張家嫂在櫃台那邊已經警眼看見，就嘆喏地笑了。

老六伯好像也有點覺得。接碗去喝了一口，啞着舌頭，慢慢地問道：

「阿虎！你的糖是那裏定做的？」

「不要講笑話。糖那裏去定去？」

「怎麼不甜呢！」

「哈哈，哈哈，老六伯，你的舌頭真厲害！」阿虎臉上紅了一下，却又覷到老六伯跟前輕聲說，「糖是真正東洋白糖，攪上點兒白米粉，倒是有的是。客人們坐下來都喊『糖重些！』噢，『重些！』多刮一下，討客人們個喜歡。要用的純糖，我賣了老婆也賠不了呢！哈哈，這是我們這一行生意裏的過門呀，今天可拆穿了。」

老六伯和張家嫂都笑了。先前那位喝「涼粉」的，也聽得笑了起來。

老六伯原先是「外路人」，在這鎮上的東嶽廟前曠場上賣跌打損傷膏藥，會幾路花槍；現在他是水菓店的老板，他的老婆却是鎮上人，有名的「雌老虎」，三十多歲上招贅了這老六伯，幾年一過，「雌老虎」的威風便煞倒了。人家都說是老六伯的拳頭硬。

「老四不在家麼？」

吞下了最後一口「涼粉」，老六伯看看張家嫂說。
張家嫂只搖了搖頭，專心在她手裏的鞋底。鞋底太厚，針刺去刺得很，張家嫂咬緊牙關用力在拔，臉都漲紅。

阿虎剛來收了碗去，就問道：

「你要找老四？不是『三缺一』，等他去擺場子？」

「哈哈，你真是賭精，阿虎兩天沒叉了，大家有事體。明天夜裏，本坊『總管老爺會』，要扮一齣地戲，公派了我來提調，人還沒找齊呢。我想叫老四來一個。」

老六伯說到後面，聲音低了，也慢了，好像心裏正想着別的事，而這事又有些尷尬。

阿虎也像不會聽明白，可也不再追問。什麼「地戲」之類，他以為萬萬不及「抬閣」——這是要用珠寶，用燈綵，還要用標緻的「童男童女」，而「地戲」不過幾個人穿了做戲的「行頭」走走罷了，夾在「會」裏無非硬湊一個名目，主事人們好借此多「寫」幾塊錢「疏」。這是阿虎想起了就覺得不平的。然而回到了自己的「涼粉」攤邊，揩抹着老六伯剛剛喝過的那隻大碗時，阿虎又獨自笑了起來，自言自語的說：

「哪！單出本坊，到底是謠言呀！有了地戲，還好意思單出本坊麼？哦？」

「阿虎想趕夜市想癡了！」

櫃台後面的張家嫂拔過了鞋底上最朝的一針，伸一個懶腰，很同情似的說。

「啊啊！老四嫂，你想七月過到了梢，八月就在眼前，我這行生意，頂多再做二十天，好，二十天就是二十天，可是什麼『××稅』（營業稅）得付一季呢！四塊半大洋嚇嚇！不心焦的，就是這個！」

阿虎一邊回答，一邊放下了碗，轉過身來，伸出右手，朝了天空做了個「烏龜爬」的手勢。

老六伯也笑了，笑，眼睛瞅着張家嫂那邊，忽然大聲叫道：

「喂！老阿嫂！同你商量，叫阿四去扮點戲，你答應麼？」

「唷，唷，真希奇了……」

但是老六伯不讓張家嫂說下去，拍着了手大笑，回頭喚着阿虎說：

「阿虎，阿虎！你也聽得了罷？哈哈，希奇希奇不希奇，這條街上，誰不知道張家嫂答應了不怕張老

四放賴。老阿嫂，老實對你說，我同阿四商量過了，他吞吞吐吐答應不出來。這可好了，你先答應了，

是不是阿虎也聽得？」

阿虎只是湊趣地笑着。

「啊！聽聽他這張嘴，嚶！胡說八道，名氣都被你們說壞了！」

張家嫂嘴裏是這麼說，心裏其實得意，却又替丈夫謙虛：

「只怕他扮來不內行罷！」

「哈哈！有什麼內行不內行，不過拏了大刀在街上走走，到那時候，外行也成內行了！」

老六伯說着，把眉毛一挺，又怪樣地笑着。

「那麼，總得你老六伯指點他，不要鬧笑話。」

張家嫂又替丈夫饒上一句客氣話；手裏的鞋底却又咬住了那支針，她漲紅了臉，用力拔，卜的一聲，那支針斷了。她嘴裏咕嚕了一聲，就用牙齒咬住了那針的斷頭，再用力拔。

老六伯望着張家嫂那邊，緊閉着他的闊嘴，臉頰上的肌肉凸起了兩道稜，也像在替張家嫂用勁似的。可是他心裏在用勁拔的，却是一句話；他想要說出來，又想不說——雖然張家嫂遲早會知道，可是照理得當面告訴她。然而張家嫂牙齒裏咬着那斷針的下半段抬起頭來了，看見了老六伯那樣作怪的嘴臉了；老六伯搖了搖頭，悶着氣似的說：

「好了，老阿嫂，不用你關照。——啊啊，回頭老四來，你叫他到我店裏碰一個頭。總得先練一練，可不是麼？——放心擺擺罷了，叫做不可不防。儘管放心，鬧不了亂子！」

這樣閃閃爍爍的話語，全不是老六伯的本色。張家嫂也只隨口應着。

「回頭你要放他到我店裏來的呵！」

末了又開玩笑似的叮囑着，老六伯就走了。

朝西人家的屋脊上又剩着淡淡的一抹太陽光。蚊蟲開始在張家嫂的橈子下嗡嗡地「開市」了。阿虎在那裏結算本天的賬，回家的人們在街上走過，偶然也談着什麼「地戲」。有一羣孩子「報馬」似的跑過，打着唿哨，一連聲喊道：

「明天夜裏，地戲，地戲！真刀真鎗！三十多個，真刀真鎗！」

阿虎停止了數銅子的手，朝那些飛跑過的孩子們笑。

張家嫂也笑着走過櫃台前，望着街西。

又是三五個人嘈嘈雜雜地談着走近來了。可是中間沒有張老四。

「他媽的，淨做了九百錢的生意哪！」

阿虎把銅子托在手掌裏嘆氣說。

「巴望你明天夜裏出一筆大生意。」

張家嫂隨口替阿虎「發利市」，可是猛然間她回想到剛才老六伯那些閃閃爍爍的話語真有點古怪了。而況那一羣孩子跑過時又說什麼「真刀真鎗」，難道「總管會」裏扮一齣地戲要用「真刀真鎗」也算是體面麼？

「恨死了……余浮屍的，吃過飯就出去，到這時光，還不回來！」——張家嫂自言自語地咒罵她的丈夫，心裏愈想愈怕，愈怕愈恨，手裏繫着的那鞋底，却也愈來愈韌，張家嫂咬緊了牙齒，恨恨地一針紮過來，彷彿這鞋底就是她那「余浮屍」的丈夫似的。

阿虎收好了「涼粉」攤子，仍舊把那九十個銅子托在手掌裏，顛了一顛，輕輕嘆一口氣，使將這些銅子裝進「板帶」裏，忽然又笑了起來說道：

「張家嫂！你報一個時辰來！」

張家嫂還沒回答，那阿虎早已掉過頭去，叫着一個過路人的名字道：

「喂，喂，和尙阿八生意好麼？明天趕夜會，還是我們兩個老搭擋，擺在鼎昇醬園門前——我們早點兒去，先佔了場子，就不怕賣西瓜的麻子再來胡鬧了。」

和尙阿八是賣「癩水豆腐」的，此時剛喝過幾兩燒酒，臉上紅春春，披着衣襟，露出胸脯，連那胸口也有一搭是紅春春的；他站住了，又退回幾步，到阿虎面前，揚着一對紅眼睛，哼哼地冷笑着說道：

「別做夢罷！趕夜市打起來，真刀真鎗，那怕你會躲進壳裏去，也搗你個稀爛！」

「咳，正經是正經，玩笑是玩笑——」

「灰孫子纔同你開玩笑啦！一隻碗不響，兩隻碗叮噠；是那邊的口氣先不對呢，這邊難道就寤了？下去哈哈！誰又怕誰？一齣地戲，三十來人，真刀真鎗，要是當真打起來，唔——鼎昇醬園門前倒是好一塊空地，阿虎，你還去趕夜市呢！」

和尙阿八說着就笑了，又把右手一揚，漲粗了頸頸子，唱着「孤王酒醉桃花宮」，跟踉跄跄去了。街上人都朝這醉漢笑。

卜的一聲，張家嫂那第二支紮鞋底針又斷了；張家嫂賭氣似的將鞋底往櫃台肚裏一丟，就跑出櫃台來，一面走，一面恨恨地說：

「余浮屍的！怎麼還不來呢！——喂，阿虎弟辛苦你照管一會兒。我到茶館裏去找阿金的爺去聽聽和尙阿八的話呢！什麼扮地戲，出打手罷哩！怪道老六伯嘴裏吞吞吐吐的！」

「哎，哎，——看來明天的夜市又是一場空歡喜！」

阿虎好像沒有聽得張家嫂的囑託，只管說他自己的話，左手三個指頭插在「板帶」裏，弄響那些銅子。但當張家嫂走出店門，搖搖擺擺朝西去的時候，阿虎忽然想起來了似的，在後面喊道：

「馬上要回來的呀！我還有事呢！」

夜色一點一點濃厚起來了。街西熱鬧去處那些店舖裏，一個一個亮出了燈火。左近的人家也都點上了沒有玻璃罩的小小的火油燈。單只張家舖子裏黑洞洞地，蚊子在那裏起鬧。

阿虎靠着櫃台前，三個指頭依然插在「板帶」裏，摸着那九十個銅子，心裏盤算怎樣張羅那四塊半錢的營業稅。

「他媽的！大熱天裏，抬一個『老爺』還不夠，轎子肚裏還要藏那些傢伙，——都是老六伯的花頭！」

「不過廿來支鐵尺，怕什麼呢！癩頭元！不帶也由你，打起來，你倒有地方躲呢！」

兩個高大的漢子這麼議論着從街上走過，他們都是派定了給「總管老爺」抬轎子的。阿虎機械地看着他們走了過去，還看見那「癩頭元」伸手打了他同伴的一下，怪鳥叫似的笑着，沒在暗裏去了。

阿虎挺一挺頸子，鬆一口大氣，盤算定了似的，輕聲兒對自己說：

「算了罷！『船到橋門自會直』！亡八纔去趕他媽媽的夜市，打碎了吃飯傢伙可不是玩的——
咦，怎麼張家嫂還沒有回來呢？」

於是他慢慢地趲到街西頭，離張家嫂子約有十多間門面的地方站住了，伸長着頭頸望着街西那熱鬧去處。望了一會兒，他又慢慢地趲回來，可是出他意外，張家鋪子裏早點明了燈火，張家嫂青着臉，正在滔滔不絕地教說她的丈夫。見是阿虎來了，張家嫂就趕上來告訴道：

「阿虎！你聽聽！明天的夜會，到底有鬼戲呢！什麼扮地戲，就是安心跟西區那夥殺坏打架的！三十多把真刀真鎗，我也看見了。他們還有些傢伙藏在菩薩轎子肚裏，要打一個我死你活呢！他這死貨，會去答應老六伯頂鎗頭，算什麼！」

「哦！他媽的亡八纔去趕他媽的夜市！」

阿虎搖着頭說，總沒聽清張家嫂後半段的話。

張老四坐在櫃台裏不作聲，臉上噴紅，醉的已有六分，滿頭的汗，就像水裏拖起來似的。金官坐在他爸爸的下首，睜大了眼睛發怔。小阿珠在櫃台上爬，抬起了頭，看着阿虎，叫道：

「阿虎，阿虎！真刀真鎗！菩薩肚子裏也有！」

「哈哈！他媽的，真刀！磕過三個頭呢，要是真動手，我老子要砍他媽的三刀！」

那邊張老四忽然大聲叫了起來，又急轉身去找茶壺。

「哼！人家綁住了手脚，等你去砍呢！」

張家嫂跳轉身去，指着她丈夫的酒臉，恨恨地說。

張老四已經摸着那把瓦茶壺了，就捧起來遮住了臉，總不回答他老婆的責罵。

過一會兒，張老四鬆過一口氣來似的在茶壺後邊說：

「打不起來的。你就怕到什麼似的。叫人家笑話——哦哦，看光景不對，我也會留的呀！」

張家嫂和阿虎聽這麼說，都禁不住笑了。

• 選自新文藝 •

廢園外

巴 金

晚飯後說是散步出去的，走着走着又到了這裏來了。

從牆的缺口望見園內景物，還是一大片欣欣向榮的綠葉。在一個角落一簇深紅色的花盛開着，旁邊是一座殘毀了的樓房的空架子。屋瓦全震落了，但樓前一排綠欄杆還搖搖晃晃地懸在架上。

我看看花，花開得正好，大大的花瓣，長長的綠葉。這花原先一定是種在窗前的。我想，一個星期前，有人從精緻的屋裏推開小窗眺望園景，讚美的眼光便會落在這花上。也許還有人整天倚窗望着園中花樹，把年青的渴望從眼裏傾注在紅花綠葉上面。

但是現在窗沒有了，樓房快要傾塌了。祇有園子還蓋滿綠色，花還繁盛的開着。倘使花能夠講話，它會告訴我們，它所看見的窗內的面顏，青年的，中年的，是的，年青的面顏，可是，如今已永遠消失了。因為花要告訴我們的不祇這個，它一定要說出八月十四日的慘劇，精緻的樓房就是在那天被毀了的。

不到一刻鐘的工夫，一個花園便成了廢墟了。

我望着園子，綠色使我的眼睛舒暢。廢墟麼？不，園子已經從敵人的炸彈下復活了。在那些帶着旺盛生命的綠葉紅花上，我看不出有一點踐踏的痕跡。但是耳邊忽然響起一個女人的聲音：「×家三小姐，剛纔挖出來。」我回頭看，沒有人。這句話還是幾天前，就是在慘劇發生後的第二天聽到的。

那天中午我也走過這園子，不過不是在這裏，是在另一面，就是在樓房的後邊，在那個中了彈的防空洞旁邊，在地上或者在土坡上，我記不起了，躺着三具屍首，是用草席蓋着的，中間一張草席下面露出一隻瘦小的腿，腿上全是泥土，隨便一看，誰也不會想到這是人腿。人們還在那裏挖掘。遠遠的在一個新堆成的土坡上，也是從炸塌了的圍牆缺口的他家，七八個人帶着悲戚的面容，對着那具屍體發楞。這些人一定是和死者相識的吧。那個中年婦人指着露腿的死屍說：「×家三小姐，剛纔挖出來。」以後從另一個人的口裏，我知道了這防空洞的悲慘故事。

一隻帶泥的腿，一個少女的生命，一個正在開花的年紀。我不認識這個女孩，我甚至沒有見過她的面顏。但是望着一園花樹，想到被關閉在這園子裏的寂寞的青春，我覺得心裏被什麼東西搔着似的在發痛。連這安靜的地方，連這渺小的生命，也不爲那些天空的太陽旗武士寬容。兩三顆爆裂彈帶走了年青的渴望。炸彈毀壞了一切，甚至這個寂寞的生存中的一點微弱的希望。這樣的脫出囚籠，這個少女是永遠見不到園外的廣大世界了。

花隨着風搖頭，好像在嘆息。它看不見那個熟習的窗前的面龐，它一定感到寂寞而悲戚吧。

但是一座樓隔在它和防空洞中間，使它看不見一個少女被窒息的慘劇，使它看不見帶泥的腿。這我却是看見了的。關於這，我將怎樣向人們訴說呢？

夜色降下來，園子漸漸地隱沒在黑暗裏。我眼前祇有一片黑暗。但花的搖頭的姿態還是看得見的。周圍沒有別的人，寂寞的感覺突然侵襲到我身上來。爲什麼這樣靜？爲什麼不出現一個人來聽我憤慨地講述那少女的故事？難道我是在夢裏？

臉頰上一點冷一滴濕，我仰頭看，落雨了。這不是夢。我不能長久立在大雨中。我應該回家了。那是剛被震壞的家，屋裏到處都漏雨。

